國琛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國琛集
作者：唐枢　明

上卷

劉基，括蒼人。博學，精象緯，志切安攘，著《鬱離子》書。始謁太祖，以天道，後舉者勝，一語契之，遂置幄中，多所谘受，以成大功。公性剛毅，慷慨有大節，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，知無不言。每遇危急，真氣勇發，計畫立就，人莫能測其機。太祖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，且曰：「吾子房也。」封誠意伯。

李善長，定遠人。太祖初起兵略滁陽，途逅與語，稱旨，遂置幃幄，俾掌書紀。已而郭子興欲援入麾下，公強不肯行，自是終其官，典中書省，密議裒然，為群寮之長。凡軍機饋餉，開國大制度，悉所贊畫。及推戴稱王立帝，度德相時，識歸真主，為天下臣民先後累陳。胡黨暴卒，員外王國用，少卿陳汝輝疏伸其冤，太祖感悔。

陶安，當塗人。太祖初渡江，迎謁軍門，勸取金陵，期以帝王救世之功。定鼎後，開禮樂二局，首命公為學士，一代典章悉所從出。其開國儒臣之宗乎？李習、朱善、吳沉、王逵、王景、朱升、蘇伯衡、危素、黃縉、徐一夔、鮑恂、劉仲實、劉三吾、詹同、葛鈞、潘廷堅、秦裕伯、陳桱、李翀、張以寧、牛諒、貝瓊、或辭勝不適用，或才局不善通，或成見自是，或隘器難伸，或老歲不競，皆出公之亞焉。

取天下在識勢，運天下在識事，定天下在識本，三識備以符翊真主。是故有一代之興，必有一代之佐。劉以後先著屈群策，李以國老和群將，陶以儒術餙吏事，皆真主所先具而能無用之者也。精蘊未緘子房，無以辟穀，不免惟庸毒殺之慘，韓國先老幾矣。而志緣業識，依違時輩，終見所累。姑孰以經義掩大用，自知三所不如，尋亦出守令行省，無以昌其所業識天下而輕自照，其惟智者之千慮哉！

武寧王徐達，鳳陽人。太祖起義兵，首謁麾下。其動靜語默，悉超群英，乃命為帥長，從渡江，定金陵，樞運四征，幄麾百戰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謀無所不成，攻無所不克。王言簡慮精，命出不二，諸將敬諾。神明所至，攻城不屠，受降不殺，成功不矜，至封姑蘇之府庫，置胡宮之美人，財寶不以取，忠志無疵，非人所能同日語也。

忠武王常遇春，懷遠人。忠信智勇，膂力絕世，佐太祖飛渡太江，霆擊電掃東南郡縣，以次削平。既復下兗、豫，遂議北征。至通州，禁侵暴，務安輯，人不知兵，市不易肆，皆愛戴之如父母。乃進收燕都，尋平河東，入秦復率師破開平，大俘獲以還。

武順王鄧愈，泗州人。勇力過人，能奉法，以惠恩恤下。從太祖渡江，命守廣德，謝長槍寇城，大敗之。移戍宣州，領兵克徽州，破苗楊攻師十餘萬，遂取嚴州，略浙江臨安，大敗張寇於閑林寨，擊走偽漢部將，命守饒州。討陳友諒於江州，乃下江西留鎮之。復出鎮襄陽，西抵巴蜀，北控河洛，大敗王保保於定西、南平，溪洞，窮追番部至昆侖山。而廣德、宣州、徽、嚴、饒、撫、南昌、襄陽八州民懷德獨深。

岐陽王李文忠，盱眙人。太祖之姊之子，年十二無母，鞠於太祖，郎能事戰。初守略池、太及浙江杭、嚴、東拒偽吳，西當偽漢，會金華苗獠殺胡大海，王率兵趨逐吳，以二十萬眾寇新城，王與戰，衝突敵陣中，格殺潰之。尋提兵北伐，獲元皇孫宮妃，復移鎮西蜀。已而副中山王驅馳山後，至白登、三不剌，攻大寧、高州、大石崖皆克之。王釋兵家居，恂恂若儒士，尤耽群籍，聲色之事澹然。

襄武王湯和，鳳陽人。驍勇饒智略，始從郭子興。太祖取和州，遂委心奉之。從渡江，克常州、江陰，平姑蘇，諭降方國珍，殄姚大膽，略定閩中諸郡，同中山，宋國北征趙代，復下蜀，討五開山獠。王臨陣決機，有語及兵法，輒笑為泥古，又善繕甓城郭海上，多遺世澤。

昭靖王沐英，鳳陽人。八歲歸太祖，憐其孤幼，以子鞠之。年十八出鎮鎮江，綽有聲績，內托肺腑，外秉節鉞，以麾諸夏。南平閩越，擒陳友定。西略昆侖，遠涉流河，掀牂牁，踣夜郎，蹂烏蠻，生擒世，下車裹八百，平緬，皆虎視以雄，遂留鎮之。王以仁智為理闡庠序以示禮，迪官常以示製，均政役以示安，周撫集以示挾，破思倫法以示怒，泣俘馘以示恩。諸部懷仁服義，豫附輯款，收其土貢，以克軍實。

六王元祀，開國奏膚表，表無以尚之。以鋒鏑莫若行伍，以行伍莫若幃幄，以幃幄莫若

神武而不殺，是故有取焉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，蓋復有可言者乎？濟濟多士，揮霍鏖突，曾是不少，則非所急聞也，敢並列如左。洪武三年大封功臣，公六人：李善長、徐達、常茂、李文忠、馮勝、鄧愈。侯二十八人：湯和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周德興、華雲龍、顧時、耿炳文、陳德、郭子興、王志原、鄭遇春、費聚、吳良、吳貞、趙庸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華高、楊璟、康鐸、朱亮、傅友德、胡均美、韓政、黃彬、曹良臣、梅思祖、費聚。十七年所定功次，功高望重，曾總兵者八人：徐達、李文忠、鄧愈、湯和、馮勝、沐英、耿炳文、吳良。專簿書而聽指示一人，李善長。以義氣而功封三人：鄭遇春、王志原、費聚。隨軍征討有功十九人：周德興、郭子興、趙庸、仇成、李新、俞通源、謝成、張德、吳真、江興祖、陳桓、張赫、朱壽、廖永忠、陳德、顧時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華雲龍。自建功者十五人：傅友德、藍玉、葉升、曹震、張溫、王弼、郭英、曹興、周武、吳復、金朝興、薛顯、胡海、張翼、朱亮祖。因父而封四人：常昇、康鐸、陳輅、濮璵。來歸者七人：韓政、曹良臣、楊璟、陸聚、梅思祖、黃彬、胡均美。然得與功臣廟祀惟二十一人：徐達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鄧愈、湯和、沐英、馮國用、胡大海、趙德勝、華高、張德勝、俞通海、吳良、吳真、康茂才、曹良臣、吳復、耿再成、茆成、孫興祖。其至今子孫得襲封爵者，惟黔寧、中山兩氏，餘皆廢罷。

長史桂彥良，通經史百家，言嚅嚌儒學。洪武六年被徵，白衣賜宴，諮以冶道。對曰：「道在心，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，太平未有期也。」屢援經訓獻納，太祖每稱善。有以墨敗官者處死，力諫，當如律，又問法行數。犯曰：「用德佚，用法勞。」嘗進皇太子心圖，及上太平十二策。太祖曰：「卿帝者師也。」

陳遇，金陵人。博究經史，有治才。太祖召見禮甚，稱先生而不名，日侍幃幄，坐久必賜宴，間命廄馬送歸，車駕三卒其第。先生竭心攄悃，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。授學士者再，固辭。授侍郎，固辭。授禮部尚書，又固辭，乃不復強之以官。欲官其子，亦辭謝。眷待之隆，亞於勳戚。

陳雅言，永豐人。為人明粹剛直，有用世之志。窮研經史，為文章，充衍有格氣。慷慨尚義能急人之困，損所有而不恤。洪武中為教諭。

章溢，龍泉人。弱冠從王叔剛遊，明用世之學，數以布衣集鄉旅，以捍大患。及見太祖，擢僉管田司事，巡行江東、兩淮，僉浙江、湖廣按察司事，命征八蠻，守處州，隨職效勤事，咸中其區畫。及議分屯料，阮德柔設水軍，所計文忠取建寧，不爽尺寸，惜不為大用。令當安攘之寄，任其馳驅耳。官至御史中丞。

許瑗，諸暨人。好學秉志，能以忠信許人，且識攻取之術，以儒士謁太祖，因說曰：「方今元祚垂盡，四海鼎沸，豪傑才勇之士，勢不獨安。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，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。閣下欲掃除僭亂，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。」太祖深然之，命為博士。尋守太平，偽漢陷太平，許不屈死之。

志土騰才，不可以無具經義之為功大矣。而迂儒泥古不以為是心注腳，則豈善窮以致用哉？桂陳乏施，章無大用，而許以殆滅，後世疑其泥焉，然而其為具自在矣。太祖以不礙之心隨在聽而取之，其亦一時之馮翼哉。

學士宋濂，金華人。少慕古人之學，研究經史，析理精微，而泛濫於百家言，悉得其旨要。乃發而為文，雄麗溫雅，浩然不息。元末避亂龍門山，太祖徵至，甚眷之。命司製作一代典章文物，承旨揮次，皆傅。後大紀述，天下無賢愚，識不識企之。日本得《潛溪集》，刻板國中。高麗、安南使購公文，不啻拱壁。公坦重任真，不忤物，為人紿亦不較。

待制王禕，義烏人。屹然有奇氣，人初見若不敢，即一言之人，則情義藹然。於經史百家無不究其極，其為文宏麗沉雄。太祖初渡江，禮任之。洪武五年，使雲南，諭降梁王，辭嚴義正，梁君臣駭顧，已有降意。會元使脫脫以徵餉至，欲連兵拒我，乃以危言迫梁王拘匿，歲餘殺之。

吳伯宗，洪武開科狀元，金溪人。性勁直不回忤，胡惟庸坐謫鳳陽，上疏論時政，指斥惟庸罪狀，不宜獨任以政。召還，尋忤旨，復謫教諭。亦召還，拜大學士，尋復以事累降檢討。初業舉，識者見其文歎曰：「此兒玉光劍氣，終不能掩。」後果克然。

侍郎曾魯，新淦人。七歲能暗誦九經，稍長泛濫史籍，凡古今國體治亂，人材忠佞，制度沿革，悉能言之。有叩之者，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。十九謁虞伯，生知博而反說於約。太祖起公修《元史》，當群言沸騰，公歷舉傳記答之，時謂公能以舌為筆，宋潛溪以筆為舌。

胡翰，金華人。學博無所不究，為文章明潔簡峻，論議出人意，款句灑然，不落塵俗之態。雅好泉石，幅巾短杖，著書以自樂。有勸之仕，劇謝之。太祖聘致，授衢州教授，預修《元史》。初學古文於吳淵穎萊憐，宋潛溪攻舉於業，移書招之同學。

趙搖謙餘姚人。雅追古學，欲探造化之原。洪武十二年聘至京，修《正韻》，與僚官不合歸。二十二年再徵，起教授瓊州，作瓊台布學範，傳六書本義，聲音文字通授，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，以興起斯文為己任，蠻俗自茲向風矣。

人文以華國，炳炳朗朗，鬱鬱彬彬，夫豈什藝之絺繪哉？後世枝葉於言，則何以利攸往也？茂州之役，三市街之慘，使越而圖之，尚或有處北山三黜之羈玄，探強記之勞，皆未昌其所展，然巘乎成家。天啟以翊，初運則烏乎可泯耶？

宋納，大名人。動循矩矱，不妄言笑。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，授助教，橫經發難，擊部廓塞，學者如客得歸，歷升太學士。會國學成，生徒日夥，而識主者往往巽悾，師生相訐，教尼不行。高皇簡命公為祭酒，公厘正宿弊，倡學規，立師道，提摯鏟磢，不遺餘力。當開國初，博聞摛藻出宋公上不少，公獨能得士得君。考諸監規尚在也，而垂訓迄於今為烈，信在此而不在彼。

魏觀，江夏人。讀書勤苦不輟，倜儻有治材。太祖初辟入詞垣，多所製述。擢祭酒，尋謫縣令，後守蘇州。時征陳寧苛政，戎事倥傯，百物雕耗，禮文衰落，公能力挽，躬率風教，勃興課績，為天下最。後以御史誣劾，興士誠既滅之基，遂罹害。太祖卒悔之，命所在致祭，哀賻有加。

尚書錢唐，象山人。任真有耿概，常被召講《虞書》，陛立有糾之。唐曰：「陳古聖言，不跪不為踞。」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，忤旨，待罪午門外終日。太祖悟，賜飯並撤圖。

陶垕仲，鄞人，清介自持。洪武中為按察使，專治贓吏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，亦按其狀劾罷。

才不可露，露必有有我之勝，勝則氣召而軋之。軋則窮其不窮，幸乎？

徐舫，國初桐廬人。戴黃冠，服白鹿裘，腰綰青絲絛，性尚風義，章紱不能縻。自幼有俠氣，視法度士如無物。已而悔，受章句業，輒操觚爛然。已而復悔，是蠹書魚也。人生貴適意，乃放浪山水，歌吟於雲煙，出沒之間，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，人莫測其涯際。宛陵故人羅氏，率五百指來避兵，輒衣食之，病為注藥。死為殯葬，久且弗懈，事平具送還其家。

王冕，越人，磊落有大志，穿曳地袍，翩翩行，兩袂軒翥。下東吳，渡江入淮楚，北抵燕都，歷覽名山川，搜訪奇才俠客，談古豪傑事。呼酒悲歌，隱山谷中，著書一卷，坐臥輒隨秘，不使人觀。曰：「吾未即眾，持此以遇明王，當佳風日，一賦亹不休，皆鵬騫海怒，讀者聳毛髮。」天大雪，赤足上潛嶽峰，四顧大呼曰：「遍天地間，白玉合成，使人便欲仙去。」太祖致冕幕府，授諮議參軍，尋卒。

杜環，金陵人。侍父宦遊，好學飭謹，重然諾，好周人急。父執主事，常允恭死於九江，家破，母張氏老，投允恭，知交無所納，訪歷至杜，懸鶉庵雨謁之，杜禮迓固留養。杜貧，黽強率其妻馬氏敬事母，母性褊急，少不愜，輒詬怒，杜私戒其家順之，勿以困故為慢，卒則為葬，且時祀焉。杜後補晉王府錄事。

洪武末，姑蘇三高士王賓、韓奕、錢芹。時郡守姚善右賢，詣王陋巷，自述名以候王，報謁至府門再拜而返，守迫迎，王曰：非公事不敢入也。又將候韓，韓先入避太湖，守歎曰：韓先生面得幸承乎？又紹介候錢，錢請伺月朔，胥會於學宮，至則出一簡授守，乃守御制勝之策，守嘉尚，後薦為行軍司馬。

高啟，吳縣人。攻苦力學，詩追唐大家，文亦汪洋麗則。張士誠據姑蘇，公避居吳鬆江，日詠歌自適，與時俊楊基、張羽、徐賁、王彝、杜寅、張憲、周砥、王行、宋克輩遊，尤好權略，論事數中肯綮。太祖召充兩製史館，授編修，擢侍郎。乞歸，復居江上，銳志不少衰，以故人魏觀為其郡守坐誣，以連死。

花雲，懷遠人，驍勇絕人。祭已，仗劍謁太祖於臨濠，甚奇其才，命將兵蹂躪群盜，若走貔流電。復察公忠義可信，任命宿衛左右。後守太平，城陷，偽漢縛公急，公奮身大呼，縛解起奪守者刀，斫五六人，遂碎公首，縛於舟檣，眾射之，至死罵不絕口。

張飛卿，無錫人。氣斥孤騫，面如赬玉盤，雙瞳炯炯照人，見有媚側，雖達貴人必面折。其當孝義恭儉，若俯然有甚畏者。嗜學愛《孟子》，養氣章，反復為子姓誦之，援毫為聲詩爽爽。國初，胡豫章圍無錫，吳將莫天祐不肯下，傳令屠其城，張奮身往來胡、莫說解，所全活數十萬人。

孔子不得已而思狂，彼其浩通，遐覿嘐嘐，古人以為躡聖有地，吾弗能已，得免文宣之戚乎？若王生冤，當表而列之，一至梅花屋為竟日之談無及矣。異世耿然。

姚善，安陸人。洪武末守蘇州時，承夷僭靡習，豪室侈用，尚明法以整之囂者，或更籍持短長，賊譎蜂起，善洞達政體，周合人情，張弛寬密，各協事宜。由是吏民顧名檢，率圖趨義，轉稱大治，為列郡最。靖難兵至，抗大義以死。

練子寧，新淦人。洪武乙丑對大廷，即極言朝失，無忌避。太祖嘉之，擢第二。自少以名節自砥礪，聲望蔚然一時，以文學行誼歸之。建文拜吏部侍郎，多所建白。尋改都御史。靖難兵起，廷斥李景隆賣國秘謀，後以不屈族誅。姻戚被逮，論死者百五十一人，戍遠方者數百人。

鐵鉉，鄧州人。初為五軍斷事，奏對詳明，太祖喜之。每法司有疑獄，久不能決者，屬鉉片時而成，尋擢山東參政。靖難兵至城，圍月餘不下，忽以計窘。

文皇甚知不能克，乃棄去。後登極，擒至，令一顧不可得，去其耳鼻，亦不顧，碎分其體，至死尚詈聲喃喃也。

陳迪，宣城人。通經術，有志操，任雲南布政，大著軍績。升尚書，疏議清刑獄，集流民，免獞租，皆切政體。靖難師起，被命督軍餉，即陳論大計。及文皇登阼，罵不屈，同於鳳山等六人就戮，乃熬鳳山鼻令食，公尤肆指斥。

悉古死事多烈情癖直，即乏縝思，以達授政，乃若兩得之，不尤見其從容酌就乎？可與共學可與立。

方孝孺，寧海人。讀書務精思，力踐擔荷，綱常羽儀，斯文凜乎？其不可拔。其為文，辭藝森蔚，千變萬化，不主故常，而義意濯然常新，一時士類推服，建文倚重之。靖難兵入，以衰濯哭禁掖，夷其族，死者八百四十七人。

甚哉！死生之際之難言也。公能篤信，而未嘗不好學能守，死而未嘗不善道。然則其至焉否乎？吾不得而知之也。造化靈根，不經不史，不死不生，不文章不節氣。古三代之英，宇宙一掬，故先死事而盡其生色。相太虛，故隨所學而藏其用。天人同源，故致其道以畢吾性。公英魂入天，以繁風紀，若正學不墜地，以為學士憑則尤快也。又曰：嘗見許給舍談及革除事，輒泫然悲之，以為諸公隻劇知了自己死事。因言吾鄉嚴尚書後事而死，或老成用意，不徇目耳，安知其無所存者乎？又曰：時侍讀樓璉，當遜志處決後，

繼召樓入，惶懼受命歸，語其妻曰：「吾將以全爾輩。」及夕自經死，是有所存者。樓，金華人。

高巍，遼州人。宕軼負奇氣，論事欲治其先萌。建文初，諸藩釁未作，疏論時政，借漢以為喻，效賈誼太息欲定經制，執幾先以全親厚，極數千餘言，人未以為的。言及靖難兵起，願使燕軍上書，亦極數千餘言，懇懇陳說大義，曲為分處，慷慨從容，奮不顧危禍。書再上，不報。文皇臨御，自縊驛舍死。

黃子澄，分宜人。少務學有俊聲，建文初為太常卿，諸藩不靖，公朝夕黽勉，與本兵協圖。靖難師起，遣將調兵，多出指畫。及大將李景隆敗奔，公哭諫當特誅，不聽。已而徐凱、盛庸相繼敗，顧民等降，公拊膺大慟曰：「大事去矣。」後以比檄攻公，急借謫南，徼以圖募兵。文皇踐阼族誅，一子易姓田奔咸寧。

齊泰，溧水人，建文中為兵部尚書。初，大祖召公問邊將姓名，公歷數無遺。又欲考諸圖籍，公出袖中手冊甚悉。太祖大漸，將傳位建文，公預受顧命。靖難兵起，公戮力竭心，五內闔外嗣君，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，處便殿弄柔翰事，遂不可為矣。乃族誅。

景清，真寧人。氣倜儻，擔負大節。民有女，為妖所憑，公館其家，妖不至，乃書「景清在此」四字，粘其戶，妖竟滅。文皇御極，死事者甚多，公為都御史獨晏然侍朝，人以其素少之。一日早朝，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，文皇意固疑公，及見公著緋衣，遂檢之而得所帶劍，不屈而死。

紀善周是修博學，富著述，有孝友忠信之行，非其義不苟取。靖難兵起，陳論大計，及指用事者誤國，眾共讓挫之，屹不為動。文皇師駐金川門，宮中悉自焚，乃留書其家，別其友江仲執、解縉、胡廣、蕭執、楊士奇，付以後事，入應天府學自縊死。

高之死，死先見者也。黃之死，死勤王者也。齊之死，死忠事者也。景之死，死報仇者也。周之死，死仗義者也。時則有若侍郎卓敬、給事中陳繼之、御史魯鳳韶、長史陳通，皆先見焉而死。編修王叔英、拾遺戴德彝、少卿胡閏、尚書侯泰、侍郎黃觀、郭任、經歷宋徵、給事中韓永、知府陳彥回、知縣顏環，皆勤王焉而死。侍郎陳性善，知縣顏伯瑋、鄭恕、州判鄭華，都指揮馬宣、朱監、皆忠事焉而死。尚書張紞、給事中黃鉞、廉使王良、都御史程本立、茅大方、御史高翔、甘霖、魏公冕、少卿廖昇、寺丞鄒公瑾、教諭王省、舉人劉政、教授陳思賢，皆伏義焉而死。

姚廣孝，長洲人。從釋氏學，善詩文，炯有謀略。太祖命十大高僧分往各藩府勸善，公適至燕藩，往慶壽寺。時文皇已有密謀心，許公可托不敢言，試公一聯「天寒地凍，水無一點不成冰。」公即對曰：「世亂民貧，王不出頭誰作主？」遂稱旨，置幄中。凡檄遣機，向悉公指受，賜今名，官太子少師，封榮國公，謚恭靖。

佛久傳而失其宗旨，故後世號名其家者盡事寂，遺棄人間事而佛之教遠矣。孰知其所謂寂？特靜明正覺以肇世修，豈外人道自滅以求性哉？夫佛之為言覺也，諸法實相名員滿覺，生天生地，生□生物，隻一點靈光不息，儒與佛同之。故能主宰宇宙，紀綱民物，才無量功德圓滿，彼直以頓門教異於儒，直下即見性，卻墮日新之學，故非上乘根，不能以小果責報。分然一有證悟，造化隨在入手，恭靖者已闖其門，稍稍得力。夫豈小兒羊鹿之機耶？高僧為道衍，似杞來復。宗泖慈容，處峻懷渭。子梗道衍，即恭靖法號。太祖親授齋崇禧寺設無遮會。

胡廣大學士，謚文穆，吉水人。太宗簡入內閣七人，以公為首，推論思宥密十有七年，始終一節。而輔導東宮，扈蹕行幄，時各有發明。有請封禪者，公作頌卻之，其纂修充總裁官，鋪揚文治，為一代大典。

胡儼，南昌人。博學，為文尚純實。太宗簡入內閣，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，不以才智先人。及兼宮寮，所對皆切人情。後擢祭酒。公自處澹素，謹於報施，遇可否利害，必擬議以求至當。群論中有不合，即引退不與辨，以故所至能全交。

解縉，吉水人。自幼穎悟絕人，宏才浩志，爽闓通捷。其為文，辭勁意精，不經慮語出口，人輒不能到。太祖寵眷大庖西室，進亹萬言，拜御史。太宗簡命入內閣，改學士，命評侍朝，十臣咸切當。及密議建儲，公以正對，淇國公丘福泄其議，漢王遂構公，外補尚書，李至剛復誣公怨望，逮係死獄中。

文閣初，延睿遴劼毖七俊，回翔於霄漢之表而兀無所祖，豈直以健翮乘風雲上乎？孔子曰：「色斯舉矣。」翔而後集，要亦有緝。蠻丘隅者，在二楊尚矣。文穆以無機而通，東湖以篤實而慎，故卒永終譽。黃文簡、金文靖亦能免於其世，而大紳俊英，百倍俗輩，乃竟墮時網。撫世酬物之機，奚俟深長思耶？

楊士奇，泰和人。少師謚文貞，為本朝文賢，獨步立朝。務大體，蘊藉從容，事無不舉，

而卒不失其正，汪如也，不可以偏長目。凡以名節、政事、文學聞於世者，舉不越公度內，其寵遇亦無過之。在內閣四十餘年，正統七年卒。

文定公楊溥，石首人。以文學潤飾太平，大製作咸出其手，時號三楊，以文貞為西楊，文敏為東楊，公為南楊云。公永樂中為洗馬，下獄十餘年，家人供給數絕糧。又朝命叵測，囹圄厲志讀書不輟，同難者止之。公曰：「朝聞道夕死可也。」公為人謙雅，無大小，無敢慢。初鄉試首選考官，胡儼批其文，他日必能為董子之正言，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，後果如其言。

文敏公楊榮，建安人。器識通敏，擁佑三朝。永樂中，有邊急，三命公往甘肅計之。及辯解李夏之怒已，政和，麗水之征，棄交阯，平高煦，扈從巡邊之駕，秘發塞外之喪，治平靖難，能不繁餘力，而疏闓自飭，無大小歸心焉。

少保黃福，萊州人。才識夐不凡，而忠貞足以居之以衛經歷。上書論國大計，太祖奇之，升侍郎。永樂中，升尚書，令撫交阯兼綰藩臬章，公政猷惻怛，視民若己子，勞輯訓飭，通其好惡，新拊之眾依依不忍釋。仁宗召公還，號泣以送。未幾，復叛復命，公往平之。宣宗朝舊臣依違承順，公持正不阿，命觀戲圍棋，皆以正對，不擅從。正統初，參贊軍務，憂國愛民，老而彌篤，諡忠宣，其歷官俸餘，悉分贍姻族。

忠定公蹇義，巴縣人，初授中書。太祖命朝夕左右者九載，公謹事愈篤。永樂初擢冢宰，時欲書厘見行款例，公從容陳說本末。文廟以公忠，實從其言。嗣兼宮僚，留輔監國，公政體明達，孜孜啟論無倦。及命兼禮部事，撫巡應天，雖職務填委，處之裕如。公於仁、宣二廟，靖獻密勿、量擴交與，未嘗一語傷物。

尚書夏原吉，湘陰人，諡忠靖。雅度能宜物，臨政善酌大體，筮仕工部若老吏，同官質疑者日環左右。嗣經略南服，董辦工材，隨在必效成績。及輔導儲宮，扈從行駕，特於公倚重，至命統署，數章其預。仁、宣廟宥密泯不能跡公，而事各就公籌公阻。文廟北征，及定國恤，從征漢庶人，倉卒酬理若平居坦然。

陳敬宗，慈溪人。莊持好禮，善論議，容止沉潛於經史百家。生平所自負於人，鮮所推讓，為文雅厚而暢。永樂、宣德間，居大學一十七年，以斯文自任，常會食諸生，稍有失儀即不宥。公善飲，至酩酊獨自儼然，若未嘗飲者，人服其德隅。

文端公王直，泰和人。文皇往來北幸，或留輔，或扈從。正統、景泰間，任冢宰。己巳車駕欲北征，公率廷臣上疏極諫，不從。明季議迎駕，公以正對興安，蓋不為世阿者也。時與金溪文安公王英齊名，公號東王，文安號西王，論者以二公德業各如其名。

胡濙，武進人。不治皎能，以其意周旋，事為必得其正乃已。人終其身不予知充其心，蓋無悔也。初為給事中，太宗察公忠實，命巡訪異人。公歷久還報，賜坐，語四鼓時，睿意有所屬，公力保護其間。正統初，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，遇建文云：彼時胡濙假尋張辣撻，實尋我，縱我入蜀，久遊雲貴至此。遂傳送至京。仁宗為監國，值有飛語。太宗命往察之，公密疏七事，表其誠敬孝謹。仁宗頗致疑，不大用公。及閱舊章，得密疏，乃明公為禮部尚書。給事中林聰忤權貴坐死，公移病，景皇帝遣問之，公曰：「聞聰事心悸成疾。」聰遂得末減。

平江伯陳瑄，合肥人，謚恭襄，累立戰功。永樂初歲，董北京海漕百萬，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，籍兵萬人戍守，築淮楊海堤八百里。尋罷海運，浚會通河，通南北餉道，疏清江浦以避淮險，設儀真，瓜州壩港，整徐州呂梁洪，築刁陽，南旺湖堤，開白塔河通江，築高郵湖堤。自淮至臨清，建閘四十七，建淮、徐、臨通倉以便轉輸，置舍卒導舟，設井樹便行者，公微密綜理，善任使，均勞逸，秋毫不取於下，故能倡此永利。

錢本中，永樂中知吉水縣，能以簡禦煩，民樂其政，操守甚堅，門無私謁，去任民思之不忘。後復來，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，卒於官，民乞留葬本邑，爭負土以塋封墓。

論本朝人物，至三楊、黃、夏諸君子，輒舉手加額，見名臣像不能不斂容，有而信決，善惡之機挺乎自樹，豈不偉耶？常與萬文憲語，因舉《論語》善人章析解，予曰：「善人非質美，能舉其質之美者也。人性皆善，人善皆可欲，可欲而不欲，則受變於俗，受變則不有諸？已能使其已自有，非致力留情，不即舍而去乎？」萬曰：「然則善人學矣。」予曰：「否。」學則不自有其有，故能善與人同。以其所有而復取人之有以為有，是以日新富有，其優入不可量。故善人道實，學者心虛。實能立本，虛能受物。立本可知可行，受物可久可大。萬曰：「然則善人瑣乎？」予曰：「否。」道莫大於善，美大聖神善之所結也。曾外是而復有加焉者乎？

廣寧伯劉江，總戎遼東，謀略不凡。永樂十七年，倭酋三十餘直逼望海堝入寇，劉不經意，隻餉師抹馬，率其部為伏，約以識號，賊至大勝之，斬首無算。師環，迫令開西壁，縱之，復夾擊，生擒數百，海上倭酋之敗無逾此者。

戶部主事王良，特達豪邁，負機略，有禦眾才。太宗知其名，委督餉口北，威服上下，雖英國值出師亦屈勢相迓。後有部堂繼董，乃事無能比也。

周新，南海人。永樂中為御史彈劾，不避權要，知無不言。雖屢犯天威，言愈懇切，朝野咸畏之，私稱為「冷面寒鐵公」。或有怖小兒曰：「冷面寒鐵公來。」輒匿去。擢長浙藩憲，風裁益揚，屬吏皆股栗儔窣，相變為澹素。有錦衣使浙受贓，公捕之被誣訴於朝，械公至御前，猶猛白其狀不已，命肆諸市，是夕奏文星墜，天子悔之。

鳥墮鷙鼬，怯狸魚之畏獺也，豈盡以其力勝哉？先有奪其氣耳。雄者能服人心類此，然以善服人，不若以養，是故久而有窮其不窮，幸乎？

顧佐，太康人。為御史，轉按察副使，召為府尹，守正嫉邪，吏民畏服。宣廟朝為左都御史，時競侈靡，仕習援聲妓，婪墨成風不為異。公剛直不撓，絆肅百僚，雖豪貴置之法，朝綱大振，論者擬為包孝肅，天下想聞其風采。

李時勉，安福人，謚文毅，老成修潔，剛正任事。永樂末殿災，公在翰林，陳十五事皆中時病，後復言事忤旨繫獄。洪熙初，直言進諫，命力士槌十數爪不死。未幾，又言事下獄。宣宗召復其官。一日，懷金錢至史館，撒地命諸臣拾取，公獨正立，宣宗以袖中餘錢賜之。正統時，為國子祭酒，教化大行，為王振所怒構，以罪枷於監門，諸生群疏願代之。人苟為善，則信有諸？已無賴於所遇。

尚書周忱，吉水人，謚文襄。宣德中，始巡撫南畿。前後凡二十二年，督理歲漕鑄鐵，量定支撥，減重額，徵稽羨餘，立綱運，處蘇楊鹽利。計賑濟，修圩塍，疏水利，均加耗，以舒貧乏。置編囤以革逋欠，直改兌以省舟費，建倉廒以便搬貯，處草折以易輸送，定金花以抵京俸，起布式以厘奸偽，收帶徵以禁馬頭。公謀慮深長，善采眾論，故巨細綜畫，東南賴以晏然。

文襄下心體物，博詳與情，建南服水利，幾於不自有，可以謂取善乎？曰：「以其事取諸人者也。」即其治漕，雖聖賢之道何以過此？曰：「禹治水，后稷教稼穡同乎？」曰：「禹稷之心無其事之心也，能以無其事取善，然後為性學。」曰：「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，無非取何如？」曰：「舜豈取耕稼陶漁及帝事哉？」 隨在以正其心，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其心若決，江河沛然神通，莫之能禦也。

況鍾，靖安人，宣德中，知蘇州府，至則舉屬僚胥卒不法暨豪右恣侈者，繩刓不少恤，奏減重額，虛徵糧，合一百二十萬餘。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，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，他如種種興革，皆紀綱大務。正統五年滿績，郡民群八萬餘，扣闕請留乃再任，七年卒於官，民哀之若喪父母。

時尚制科，譾椽業，況政特至是極，乃起家吏員卓哉？維修信無賴於所起。

張宗璉，吉水人。宣德中為常州同知，廉介寬厚，鞭策不施，而事無不舉。有清戎御史，峻法，誣民為軍，張堅執不隨，卒之日衣衾不能備，民老壯奔，走哭於庭皆極哀。

侍郎王質，博通今古，廉約自持。宣德中自為御史，至藩省每蔬食不厭，人呼為王青菜。

韓偉，溫州人，為御史，出巡河南，鎮重有體，一方藉以為安。及轉河東運使，清操特著，多所建白。

唐海，歸安人，廉抱迥立，報矩矱，以申展采，雖權要不少借部曹。歷守郡二十年，家無拓於未仕，郡民祠之。

魯穆，天台人，英風正誼，內恕外嚴，寡嗜欲，薄滋味，凜焉有塵外之趣，而官歷都憲，克就準範。

本朝至宣廟開國六七十年，太平侈麗，上下豫遊，儒素故風，士不以為習，而民皆安之。空谷足音，尤驗能立。

英國公張輔，諡忠烈，祥符人，歷事永樂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統，累立戰功。征交趾，生擒黎季犛。漢王謀反，密遣人計，公即縛其人以白，事得早覺。公為朝廷眷，毗寵渥日隆，官至太師，天下倚以為重，四夷咸知其名。權璡王振視大臣如屬吏，獨禮公。

都御史陳監，寬厚清慎。宣德中，鎮陝西，民賴以安者十餘年。每還朝，必遮道送之，不能舍。及復鎮，歡欣鼓舞，迎之數程。或久旱至則大雨，饑則賑之，人謂流惠太過，而短於激揚，豈知公之存哉？諡僖敏。

吏部尚書郭璡，精吏事，簡切不泛，臨事從容，喜怒不形於色。正統初，因蝗旱旨咎諸大臣，眾欲乞歸，公獨以主少不可。云：「受先朝付托，若皆罷去，不以慙乎？」識者韙之謚。

魏驥，蕭山人，謙虛守禮，簡樸性成，腰然若不勝衣。初為教官，汲汲以成就人才為務，及入考功，以清正聞。正統初，升冢宰。時王振藉寵，大臣交媚之。公贊用一帕，振亦不較，且重之厚德雅望。年九十八終遺命，不請謚，葬後謚文靖。

虎據於林，蛇遊於澤，非鴟鳶之仇，鴟鳶從而號之，以其蓄異心之故也。牛牧於田，豕眠於圂，非烏鵲之馭，烏鵲從而乘之，以其無異心之故也。英國崇倚，陳台留感，郭魏終譽，信無所覬於外，用此道也。然陸象山有曰：「馴海上之鷗，狎呂梁之水，可以謂之無心，而不可謂之道心，其復有所懷乎？」

學士曹鼐，才志通爽，預經筵，敷納甚明暢。正統末，扈從土木權璫，恣挾進兵，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，尚書有竟日跪伏草中，噤無一語者。公抗聲曰：「臣子不足惜，社稷安危之係，曾無念乎？」尋被難，謚文襄。

尚書鄺埜，郴州人，飭躬縝慮，勉勉於學。永樂中為御史，命察阻鈔法，按犯邊倭寇失律，擒山海關賄吏，救活營役疫人，辨石州民不軌之誣，皆以廉平稱。宣德中，陝右華亭宜川饑，公為移粟。移民後，擢尹京兆，節用愛民，豪狡不得為術。正統初，擢兵部。公務惜其力，養其銳氣以待不虞。天下總小旗，例試京師受代，以公請免。己巳扈從遇害，謚忠肅。

孔子曰：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。」修短有數，夷險自天。土木之變，死者十萬餘人，而臣工且五十二員，螻僵蘼腐，無所見於其生，則無所齒於其死。中間所惜張公輔、王公佐，然英國老不充役，戶書弱不任事，其耿耿不死，獨曹、鄺兩公而已。嗚呼！安得更進於是求可，夕死於生存之日哉？

侍請劉球，性廉介，從弟為縣令，奉匹縑卻之，又卻蜀王厚饋，議論慷慨，不為阿比之習，平居切於憂時。正統四年，京師大水，民饑，具陳築泄拯濟之方。時北虜及麓川酋不靖，上疏請罷南征，以專奮北。八年，進言權不可下移，王振怒下錦衣獄，指揮馬順阿振意。適有董璘圖太常，順栲織，令招球所畫謀，當朝捽出支解其體，海內冤之，謚文憫。

衝勢焰之初燎，探政源之極敝，克毅而明，文憫之不可及，有世心者皆瞠乎其後矣。然信而言道也，近而言情也，當事而言忠也，諷而言幾也，待而言重也，則文憫之為志，不甚可悲乎哉？

楊洪，昌平侯，起行伍有機智，累立邊功，善用奇劫虜營，搗其虛，胡人呼為楊王。宣德、正統間，受知密勿，謚武襄。

襄城伯李隆，凝重宏遠，識大體，守南京最久。雖富貴擬王公，而雅重斯文，特恭下士之禮。正統中，以得人心見疑召還京，乃托近聲妓以計自安，後代者數易，莫能繼其美者。

郭登，定襄伯，鎮大同，廉而尚謀，有古良將風。己巳之變，力守邊疆，大小十數戰，設飛天網、攪地龍等法，發其機，頃刻數里皆陷。又置炮，一發五百餘步。謚忠武。

蔣貴，定西侯，起行伍，有齊力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善搗賊巢穴，當陣必先直衝，部下亦以死向敵。用是數取勝。北胡、西羌咸憚服。而麗川之征，公之功居多，但不識字，短於謀，然天性樸實，能聽人指示。謚武勇。

都督山雲，徐州人，深沉有將略，用兵如神，其持廉守正，文臣中不多得。正統中，鎮廣西逾十年，馭土官以威信，且秋毫無犯，終始不渝，謚襄毅。

開國盛時，武文一允，故群功胄躋，銜於文牒之上。承平久棫，樸化昌士，始以牙纛為藝，由是天下無武。麓川之役，是為正統四年王靖遠驥始，以總督名，而總兵咸聽其節制。則自列於戎籍者，能復有崛然起，耿然不自泯者乎？若群公可謂不世有矣。

張需，長於治民，先佐鄭州有聲。渠有淤者，廢水田數十年，張程工費白守，疏之三日而就及。守霸州，置戶簿以驗勤惰，民生理日滋，又善捕蝗，鄰郡悉效其法。嘗治豪右之擾民者，被譖於王振，下獄杖幾斃，竟謫戍邊。

曹端，霍州訓導，專心窮理之學，躬率子弟。及調蒲，士子爭欲得之不釋，竟終於霍。一郡人罷市，童子亦悲泣，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，至其境必敬謁之，凡考校必質之，以主去取。其初信佛，曹作《夜行燈》一書獻之父，即舍去，所著述尚多。

李茂弘，正統間考功郎，為人恬淡，有識見，與人寡偕合，內閣李文達雅敬之，卒不樂於仕而歸。

周子良，錢唐人，正統間為職方郎，苦節縮縮，自持謙退，數鬻戶產以支宦費。有千戶王者以事褫職，周愛其材貸之。已而王緣其臧從，持三百金入酬，周駄而大叱，欲暴於公，因伏罪索免，乃麾去。凡世廉士，類懷刻削，跡此知其非世廉也。

鄺子輔，郴州人，以訓導謝職歸，教其子埜登進士。埜為陝西按察使，以俸易一紅褐寄之，大怒曰：「不才子何緣得此不義物汙我？」即封還切責之。埜欲致父伸承顏之曠，以聘典文衡圖之，大怒曰：「父蒞子宦壤，何以示防？」且將以遺笑。又切責之，埜由是益勵其操。

世運太康，人懈於名檢，瞿瞿良士，以羈孤為能。存羊之義，千金一瓠，又奚暇少之？

兵部尚書于謙，錢塘人。自入官所至著經略，朝望特隆。己巳大駕蒙塵，公誓不與虜俱生，整槊操練，黽勉百方，動切機宜，正誤國之罪，懲失事之臣，阻南遷之策。尊嗣君以定國威，選材將以當敵愾，鼓惕中外，輯安四方，卒使社稷如故。鑾輿後還織毫，皆公力也。天順復避，公磔於市，卒之日道路咨嗟，天日無輝，諡肅湣。

論忠賢至肅湣，未嘗不高其功而悲其報，及語易儲事，輒閣舌岐疑。偶見《唐史編》論曰：是有大難處者，社稷一線係。肅湣去留，以景皇之銳念，不可以口舌諍，兩可一決，未為依違。夫白痰清夢之間，泫然心淚，不知幾成墮，豈惟功利計哉？又曰：道不可變以難易，易心非乎？或曰：禮從時事，從重勢，從順守，故軌以覆公餙罪尤大矣。肅湣肯忍為耶？

楊善，興濟人，景泰元年為都御史。英皇北狩歲餘，欲遣迎，難其人，公負忠義之氣，慨然願往。虜遣黠慧偵之，先以辭鋒挫其銳暴。及見也，先風概射，虜應對不窮，又覆開論朝廷威德，及牖發好生向善之心，遂回鑾輿以歸。如公時奉公職，不見辱而能成功，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。諡忠敏。

高穀，直隸興化人。諡文義，端簡廉靜，不比匪人。正統末入閣。己巳北征，公居守，當乘輿播遷，羽檄旁午，朝議異同。中書趙榮欲迎鑾，即解金帶為贈給事中。林聰忤權

貴，置重辟，公力救之。內閣奏考官劉儼黜其子不公，命公覆試，公亦為救之。時蕭鎡守似矣，而歉於公終苗衷諳似矣，而歉於公施呂原厚似矣，而歉於公達馬愉慎似矣，而歉於公廣。

商輅，淳安人，本朝中三元一人。正統己巳入閣，時天子蒙塵，人心洶洶，公力主群議，請郕王即真，阻抑南遷之說。及回鑾，盧忠妄言南內事，並黃竑言易儲事，公多阻之。已而曹、石用權，公數裁抑被嗾言官構論，削為民。成化改元，復公官，首疏新政八事及陳弭災七事，復陳弭災八事，力爭慈懿葬禮，請復景皇號，婉辭引立東宮，疏止玉皇閣齋醮，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。謚文毅。

林聰，寧德人，居諫垣，正色讜言，劾大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。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，皆劾之，勸迎駕禮宜從厚，以忤時論憤沮。易儲之舉至不肯署名，議牘幾入重辟，有銓法未當，輒指斥。時宰以是劾之，釀公左遷。天順間為都御史，巡撫賑饑山東，靖盜江淮，整飭大同，所至有惠績。及綰院章長，刊曹風裁，屹屹足鎮浮薄而係入望。謚莊敏。

尚書程信，河澗人，負才智，以當世事自任。正統末上疏劾扈從者失律，及追罪首禍。薦徵薛瑄等數人。時命公捍虜都城，備出經略，皆切實用。景泰中，陳中興固本十事，君心政體反覆數千言，聞者壯之。及督餉廣寧，破鬆番夷寇。天順中，巡撫遼東，著有勞績。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，參讚留務，獻納謀謨，宣威戡暴，實兼文武之功。謚襄毅。

布政夏寅，華亭人。好文學，摛而為辭，能自出機杼，多留心當世務，以諸葛武侯、范文正文、文山自期待。聞朝廷有善政令，即喜形於色。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，以製天下，重臨清、徐州以固南北咽喉。及論文廟禮樂之數，正風俗，立紀綱，崇文化，作人材之類，皆切於政本。又曰：此生不學，此日間過此身，一敗君子之三惜。識者以為名言。

陳俊，莆田人，慎持清白，位尚書蕭然不異布衣，其為政知大體。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逋，上疏乞免。尋督餉兩廣，假以便宜，令越界鹽商引輸二斗以足之。京饑，令監糴，公約射利者糴不滿石。及佐戶堂部事，凡出其所裁處，諸屬輒稱如嵌金然。謚康懿。

年富，懷遠人。公廉執法，遇事敢為，不以利害貳其心。正統己巳，督餉濟邊，有勞績。所至察民隱革奸弊，尤嫉贓吏。流民聚南陽、陳州十數萬，公為藩伯撫定之，皆願為編氓。及為戶書，益懋慥，以國計為己任。關中數用兵，舉楊璿餘子俊可任司餉，吏曹以

為侵官，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。謚恭定。

都御史軒輗，钜鹿人，狷潔性成，扣資常祿，非其分，雖纖介不取。四時布袍蔬食，筮仕使淮上，冬時溺水衣盡濕，有司製衣一襲，堅卻不用，以衾裯裹之。公為御史、按察使，振揚風紀。故舊履其宦所者，烹一雞以為款，約其寮三日米，易斤肉為食，聞親喪即發行，僚屬尚不知。總督南京糧儲，清操益勵。

王翱，鹽山人，端方清約，任事毅然。歷仕憲台，鎮鬆番，巡廣寧，征達虜，總督兩廣，風持凜凜，官民畏而愛之。嘗築屯堡，使烽燧珠連，簡閱行伍，處議讞辟，咸中其時宜。景泰四年任冢宰，剔刷垢弊，嚴考察，公銓注，抑幸進，以用賢報國為己任。門無私謁，權勢請托不敢行，於思仇一不介意。謚忠肅。

章綸，樂清人。景泰初為儀製郎中，知無不言，疏太平致治十六事，疏策禦戎，論朝貢，議鈔法，諫幸佛寺，陳言恤民，以回天變。陳言中興時政，論定科舉解額，皆欲明國家大紀，鑿鑿中事情。至論復儲事，大忤旨，廷栲一百幾死。天順改元，釋公獄，尋升禮侍，復奏蠲山東租，請金以賑宗室，論諒陰圖婚之非，條救荒四事，皆協輿論。謚恭毅。

王竑，河州人，賦性正直剛毅，不事詭隨，立朝侃侃無顧忌，且聰敏機辨過人。己巳中官王振誤國，指揮馬順、內臣毛玉皆振黨，公為給事中，聞大駕蒙塵，手捽順、玉死。成化中，公以都憲巡撫，所至有建立剡薦盈朝，官至兵部尚書。

自惕警己巳，縉紳稍稍精神，傑者輩出，人思奮於政矣。本朝治體一大機括，於群公介之，他未暇論。

劉實，安成人。初判金華，行撫字之政，暇則攻經史，尤崇孝義，且介守劇嚴，有鄉友為其屬者，以罌俎致饋，謝弗納。景泰召修宋元史，後知南雄。有中貴使嶺外，以貪肆窘辱公，雄民夥入爭蔽之，中貴以狀聞，逮公。及廉得其情，知為良吏，釋之。

吾豫訓導，景泰初膺薦至京，屢言邊事防禦之方，煞有肯綮，本兵奏用於邊。

魏純，高密人。治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不就舉子業，常號於人曰：「當以天理為制事之本。」貧甚，寢無完衾，身無完褐，而取與之介操而不變。歲赴人塾賓之，召以為饔饗。客遊金陵，以直言忤權勢，誣謫戍蘇州，處戎伍幾三十年，超然自得，未嘗有沮於色，諸

將官子從而師之。景泰中，有以其學行薦召，至京以暴卒不及用。

砥礪之氣，稍稍自內而外，自近而遠，自達而窮矣。故曰：人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，國恒亡。

下卷

敬軒先生薛瑄，河津人。閱宋諸儒書，知為道學正脈，即專心體究，至不忘寢食。務實見而篤踐履，乃動合矩度，終日儼然。居家孝弟忠信，對妻子如嚴賓，凡出處取予之問，毫髮不苟。其學以復性為柄，曰此程朱吃緊。為人處大節，凜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，時呼為薛夫子。為大理卿，忤王振坐死，先生怡然就害，乃獲宥。天順初，入內閣，尋乞老。

先生倡無前之學，垂有眾之宗，天下無賢愚，信之何也？貴踐履也。而近欲血食廟庭，敷議詞館，不識可乎？曰：文廟報德報功，天下不務力行。先生崛起而持之，使生民知有此一大事，先生之功大矣。後學淺於迪德，學不大明，又非信先生，大過哉！道無精粗，學無內外，語復性而性不與天通，則性猶蔽質語。力行而行不自性率，則行猶難見神化機微，體用一貫，以至朕兆之不能窺，則迪德深矣。

康齋先生吳與弼，崇仁人。年十九見《伊洛淵源錄》，遂棄其舉業，收斂身心，沉潛義理，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，不下樓者二年，乃克然深得，斂舒自如，風格奮揚，而舉動有則。家貧，自食其力，尤善啟迪人。正統、景泰間，累薦不起。英廟遣行人齎幣聘至京，授諭德，懇辭，復遣行人送歸。學者不遠千里從之。

先生超然之趣，已有得於天授，非自來。時學溺心章句，纏踝轍跡可擬，然其高踔玄觀，可日用作縷粒供養。當時即加伊傅之位，能坐致天順為殷商之治乎？不得而懸度之也。

又曰：自惕警功利，人心稍稍精神，傑者輩出，人思奮於學矣。本朝理學一大機括，於二先生介之，他未暇論也。

大學士彭時，諡文憲，安福人。端慎貞樸，外和內剛，辨閣中不當南向坐，伏闕號泣，爭慈懿葬禮，抗疏正宮闈，廣儲嗣。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，沮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，及上地震十事，彗見七事，皆名言也。景泰三年，見朝政有感，即引退，其出處之

際，固見之明處之決者。

李賢，諡文達，鄧州人。天順改元，入內閣，迄成化丁亥卒，以文學得君行政，人謂三楊之繼。公初當曹、石驕恣，又值徐武功為之僚，繼承門達擅權，能黽勉調停，遇主於巷，其力可謂艱矣。而海內士匍伏以干恩澤者紛如，則甚嫌兼於自植，豈亦固有為乎？然止殉葬，釋庶人，禁冒功，疏正本，安邊鼓妖斥仙師號，應曹欽傷臂之變，皆明識所及，曾可以少之也。

自正統前，三楊碩賢，繼世迪德，海內晏安，人相忘於治平之間。及國事倥傯，主上多凶，多懼典機密者，叢計慧以戕元氣，如陳，如王，如江，如徐，百較蝟發，而天子孤立，於上豈不畏乎？文達賢能而又黜機，可謂梁岡興平矣。然本然普照之靈，萬物皆備之體，為天下者不可以自損，則又所當請也。

都御史葉盛，諡文莊，昆山人。崇道誼，尚名檢，務文字。正統、景泰間，丁時多艱，論疏侃侃，劾扈從將臣失律，請誅以謝天下，然後選將練兵，以復不共戴天之仇。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帥。及視饑陳州，協讚獨石，經理馬營，八城處置屯戍，定綏兩廣，鎮宣府議防河套，咸克裨治體。

劉定之，永新人，諡文安。文學迥邁，對客揮毫運思，稿不易幅。及成化初，登秘閣，折疑義，稽古訓，或日詠百詩，一揮九製，淳浤演迤，頓挫奔放，變化不窮。正統間，上時政十事。景泰間，上敵愾十事，又請遣使迎駕，滔滔法語，耿耿節義，不徒於文已也。

高明，廣信人。初拜御史，除不職吏，宣泄理枉，所議獄條多著為令。台囚晝劫獄走，眾相顧駭愕，公從容馳片紙報九門，毋出行者，卒能復係。成化初，擢都台，覆南曹不職三十人，理兩淮鹽課，劾清巡撫縱法狀。又造籌亭，平楊州鹽寇，置永定縣，處上杭寇，殯鍾同屍，代認趙明，彈文忤旨。

尚書秦紘，單縣人，諡襄毅。歷牧州郡，廉守有惠政。及巡撫陝西，秦王府肆橫，公悉擒治，因奏公欺滅，憲皇怒，下錦衣獄，籍公家，止得疋絹故衣。憲皇嘉其廉釋之，仍賜鈔萬貫，改河南，約製汪直不為害。後總製兩廣，發總兵柳景贓狀，彼構誣公，亦被逮。及綰院章，風采益峻，台綱肅然。

岳正，漳縣人。天順初，以編修入內閣，抱負經濟居家孝友，與人交尚氣誼，性剛而志高，屹屹不能下物。時曹、石勢方熾，因極言於帝前，且退而開諭之，使為保全計。二猾雖陽諾，卒羅孽。遷遷欽州，又追逮戍甘州，二猾敗召還。成化初，有忌者偽為公劾李文達疏草，遂出知興化，至則政務惠，民號賢守，尋致仕。

耿九疇，盧氏人。廉介自持，政尚明肅。初為都御史，欲糾石亨之罪，以不密，先落其所排，出為布政使。

楊瑄，豐城人。為御史，耿節敢言，劾奏石亨、曹吉祥，英皇怒，召至文華殿，與其寮周斌同指斥二凶罪狀，乃坐死。會大風電，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，得末減戍鐵嶺。尋宥，欲公詣二凶謝，公不可，復構戍南州。憲皇踐祚，起公，尋改按察使，公振憲度，奉職著勸。

侍郎林鄂，太平人，歷仕天順、成化間。簡言語，澹於自奉，好古秉禮，志切躬行。事母盡其孝敬，惟待下嚴，過律以正，於交遊不苟諧，世稱篤行君子。

論人材，先渾厚，而亞英發，欲之愈密，則本愈固，而化弘擴之。既章則機，既顯而業淺，雖然惟懼渾厚之無明，明則化生，惟懼英發之不篤，篤則行，成前後兩述明篤並呈矣。如曰：可名非常名，茲惟復有所圖也乎？

王信，南鄭人。沉毅簡重，被服儒，素歷鎮通州、倒馬關、臨清、湖廣。及總理漕運，靖寇荊襄，諭輯永順、保靖，所至經略過人。己巳虜犯京師，公拒戰西直門外，後曹、石犯闕，公力戰東市，所部劉斌、張全智勇過人，即懇薦於朝。嘗曰：「儉可以久，不以侈累子孫，我所遺也。」人稱其「脊梁鐵硬，心腸木枯」。

鄭亨，武安侯。天順中守大同，剛正有為，志專為國。每議事，數易中貴，卒之日中貴悼惜之，蓋其公能服人耳。介胄士至英皇時，習陷紈綺，不自墮於習，非其中有主不能也。

修撰羅倫，成化二年對策大廷，以所學進說，峻直不阿人，至今傳之，奏名第一。未幾，劾李文達奪情獲貶。性慷慨樂善，內無隱伏，不逆人欺，遇事無所回避。其高風峻節，曾人間煙火一點雜乎？

鄒智，合州人。忠耿滿腹，自負銳然。成化丁未冬，以庶吉士遇星變，抗章極論陰陽之理，欲黜萬安、劉吉、尹直，而用王竑、王恕、彭韶，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，宦官實陰主之。己酉，遂構禍下錦衣獄，貶石城州一吏目。

楊守陳，鄞縣人，侍郎，謚文懿。獨抱遺經，求心術於理致之間，不以訓詁辭童為能。故其持躬立家，居官接物，動遵成矩，而不以少肆。家庭訓孚，守阯、守隨、守隅、茂元、茂仁，咸恂恂如，亦俱為顯官。而守阯讜言抗志尤著，其為文，典正桃議全章，非時輩能及也。

學士張元禎，南昌人。留心理學，少以奇童，七歲為獻王召見，命之詩，有「心定萬事定」之句。憲皇踐祚，勸行三年喪。及上疏論王道，幾萬言，尋與時宰不合歸。後三赴召而出，在經筵首勸閱《西銘》、《太極圖》，孝皇即取二書觀之。公為人孤削奇拔，率以是不容於時輩。

莊昶，江浦人，南吏部郎中。逸思神授，浩然於煙雲花鳥之間。其詩豪，其文宕，其行飄乎若乘風太虛，富貴利達，漠其無係也。同時遊者皆衝邁之，似於是流風潑潑，人欲淬磨之不暇矣。初為庶吉士，以諫上元鼇山被謫，後薦起，尋去。

張弼，讀書不治章句，獨慕古奇節偉，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泄。每發之詩文，及草書狂翰醉墨，流落人間，雖海外之國購求，以為異寶。成化間，官兵部，郎不便就俗局，數以直道忤長部，乃出知南安。鑿梅嶺之嵌岩，梁橫浦之崩湍，定役道更番之例，以求息爭端，民立生祠祀之。

章懋，蘭溪人，謚文懿。力學敦古，襟懷坦蕩，嗜好無入於心，居常無甚異同。至臨大事，決大議，則據經援古，確乎其不能易。雖官至侍郎，食祿不數載，尋請老歸，棲林壑，隱然係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。

陳選，臨海人。苦立潛修，不妄言動，以古聖賢為志。敝衣糲食，人不堪其憂，其學以克己，求仁為要。為御史，正色直言，不忌時諱，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。提學南畿，居宿學宮，默焉端坐，以身為教。擢布政使，務為惠養。公育材如春，持憲如秋，其視去就升沉漠然。

周瑛，莆田人。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，而必欲由博以反於約。於是肆力於百家群藝，

事必為之所厭，人先於靜得，必隨事窮理，求其自然與其當然，又會其所以然。積累既多，於融貫處亦自得之。官至布政使。

布政張吉，餘干人。信古好義，恥同流俗，以名節自砥礪。其為學，務窮理致知，體之身而驗之心，直欲著於事為。初任主事，劾左道李孜省、妖僧繼曉，出判景東，能申明禮，治土官長及夷民，咸信化之。後知梧州，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，一時知所嚮向，人以為不有本不能也。

陳茂烈，莆田人。廉約孝純，篤志古人之學，以靜一為主腦。貧甚，弘治末為御史，袍服粗素，借騎一牝馬，身若無官。及終養，得告短床，敝席蚊帳不能辦，身治畦，一蒼頭給薪，出則執小油，蓋妻子服食敝糲，日坐斗室，體究經訓。

給事中賀欽，廣寧人。一聞陳白沙講議，輒歎曰：「至性不顯，寶藏猶霾，奚以為世用？」即日抗疏解官，執弟子禮。別則肖白沙像，懸於家之別室，日瞻企之。弘治初，內閣首薦不就，陳上治理四事。正德初，鄉寇暴發，戒勿犯先生家，人聞而請往撫之，先生片言遂獲以定。

布衣陳真晟，漳州人。風格聳肅，望之非塵埃中人，能力求程朱之學，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，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。初應舉入省，見有司防察過嚴，非士自待禮，遂置去。其學以主一體認，敬功詣闕兩上書表章正學，嘗念學校有正教而無正考，作正教正考，會通告諸當道，而卒無所遇。

教諭婁諒，上饒人。企談道德，不屑功利之趨。其為學略傳注而事心融，尤嚴出處，取與之際，乃博求切磋，一時陳白沙、莊定山、賀醫閭、羅一峰、胡敏齋、陳泉南、張東白書傳面訂，日裨益以成深造。

前七先生者，有意於斯文，而其於學則吾不得而知也。後七先生者有意於求學，而其於道則吾不得而知也。有意於斯文則能絕其功利，而好惡定，有意於為學，則能致其趨向，而德業修。薛、吳開其源，諸先生揚其瀾，確者揚薛，達者揚吳。轉移人心之機，維持治化之本，流通宇宙之道，不有賴乎？然人心太虛，性不能添一物，不可以理障，不可以見解絕功利，則事不為障矣，致趨向則解不為昧矣。而羅一峰、莊定山托於豪，楊鏡川托於雅，張東白托於逸，張東海於托曠，鄒立齋托於名檢，章楓山托於德度，其過於持理以為守乎？陳克齋、陳省克以苦節進，周翠渠，以精博進，陳南泉以適用進，張克

庵以劼持進，賀劼閻、婁一齋以銳任進，其專於自信以成趣乎？精微之機，遊衍造化，清虛而通，以暢五蘊，安得起而質之？

敬齋先生胡居仁，餘干人。自幼遐慕聖賢，博窮經訓。及見吳康齋，慨然以斯道自任。其學以主忠信為本，以求放心為要，推尊二程、朱子為正傳，謂聖人成始，成終在敬，因以敬名齋。清苦力行，儼然終日。凡舉動悉遵古禮，無所懈，雖處屋漏，夫婦相對如賓，應接從容，議論疊疊。家窘甚，鶉衣簞食，每有超然自得之趣，一切紛華世滋舉，不足以動其心。

先生者，昌敬軒之流者也。而復得康齋以為印證，學其將有歸乎？而先生執敬，有力行仁義以望道洋。夫至道無言仁義，猶為性粗。以仁義為性粗，蓋不能讚一辭矣。先生之徒，餘子積祐力學，著性書發明，性無善惡，反覆萬餘言。

白沙先生陳獻章，新會人。中鄉舉不仕，從學於吳康齋，求伊洛之緒，恍然有所自得。嘗曰：「學以自然為宗，道至無而動，至近而神，故藏而後發，形而斯存。」其德器完粹，識見高明，於吟誦輒稱。堯夫獨超，萬物之表，與舞雩相終始。一時從學者，如李承箕、林緝熙、張詡、湛甘泉先生輩，蜂湧而至。廣兩藩部使，及殿王島夷土長，罔不致禮。成化末，交薦於朝，授檢討，不就。

先生者，昌康齋之流者也，而獨主於自得，學其將大成乎？夫至性無樂，每令尋仲尼、顏子樂處，元公以困程子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胸中堯夫，靜裏衝妙，人間灑落，雖天下無所加於其（欣戚）至矣。而堯夫吾竊疑之，不識以見，及以實際乎？以實際則通衝妙，通衝妙則生以見，及則耽灑落，耽灑落則滯辨學之真，於生滯之間無遁情矣。浩然太虛，恍恍鈞天，百奏而於穆綱維直，準四海無內外，無難易，無遠近，又烏有憂樂哉？

尚書王恕，三原人，奇器瑋環，直任當世事。一征湖湘，三出巡撫，兩讚留務。凡言無不當，知無不行，威略足以平寇難，貞廉足以激貪墨，仁惠足以蘇困窮。薈蔚縉紳，典型攸寓，所在立石建祠。時王敬乘傳取寶錢，能進貢禽鳥，郭璟私市外夷，公皆劾而罪之。及執奏無驗，駕帖救留林俊、李興、周紘處，增五府勸米，並奏卻貢獻，禁擅殺流民。晚登銓府，一時人望，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，以毗孝皇之治。謚端毅。

項忠，嘉興人，謚襄毅。初官陝西，賑饑浚渠，以拯民為己任，軍民兩詣闕，借留者千數，立生祠，後擒達滿四，殲李胡子，平洮岷、番虜旅，氣矯矯，雖矢石如雨無懼色。

錦衣韋瑛挾汪直為洞察，屢興大獄，以公劾發戍其黨，競仇公，構公死，公廷辨，慷慨不少屈，僅落職，後起為尚書。

張悅，華亭人。性素清約，平居謹畏，無疾言遽色，臨事卓有定見，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。居官奉職守法，以不欺為本。提學浙江，始以糊名校士，公去之曰：「我且自疑，人誰信我？」為廉使，入朝，尚銘居東廠任事，眾皆趨其門，公獨不往。佐吏部兩攝選，眾稱翕然，尋讚留務。致仕居家，杜門崇儉。謚莊簡。

周經，陽曲人。秉政執法，剸繁應變如流，卻西域貢獅，毀黃村尼寺，為憲廟盛德事，皆公所讚成。及不肯奉行傳升，奏阻李廣獻田，遏諸王府，自領河泊所，禁中官請鹽越境，乞停織造，不發太倉張燈銀，止靈臺增灑掃，卒卻雄縣獻東宮莊田，皆允當事情，官至戶部尚書。謚文端。

張貴，番禺人。宏才遠器，筆翰俊馳，歷守撫州、潯州、漳州三府，廉靜公正，博浹物情，所至剔宿弊，民之所欲務與聚之，私請謁不能動。民感入五內善者吐氣，而奸惡潛跡，誦聲布洋隨在，去思立碑，陳江門亦企重之。

尚書彭韶，莆田人。苦學危行，才識迥出人。天順、成化間，進言當寧宣，力臬藩。弘治中，效勤於都台，執憲於司寇，所薦王竑、李秉、葉盛、秦紘、陳獻章，而攻韋眷之，乞徭戶發顧恒之，恣求索論，沮梁芳之進貢，乞正柳景、王萌、苗通、高永刑罪，乞減昌國公墳役，皆鑿鑿。謚惠安。時服公學識醇正，可決大疑，有以文請節惠者不遂。

鄧廷瓚，巴陵人。氣沉雅，處事務求其濟，不為赫赫名，與人不立疑，至所設施，其衷炳然，必動中機。宜守程番，整設夷創，蔚如中州。鎮貴州，剿撫黑苗，處轄都勻，流土兼治，皆極綜密。後總製兩廣，以安靜為治，不瑣細故，與群蠻結以恩信，其列置治轄並及閩楚事宜，悉有方度。謚襄敏。

餘子俊，青神人。博達有才略，宏施利斷，不殉世耳目，以尼事功。初守西安，輒擅發賑，及引渠為民利。成化中，歷陝西藩使，並巡撫經略榆林，墩台延袤二千里為固備，且請置榆林衛，墾曠土為屯，致器訓蒔，虜至必齧指莫敢近。又開涇陽堰以便溉，鑿南山道以便餉，奏易南北更戍，收岷番之捷。公略邊務，廣蓄儲，有警，輒厚嘗，下乃用命，官至兵部尚書。謚肅敏。

張寧，海寧人。力學攻文辭，志負經濟，授給事中。謇諤自將，風裁炯射，其劾陳循、王文私子應試，鈐約石亨、曹吉祥，論姚文敏斂會大臣香錢，忤內閣以救王徽，勸天子芟秕政為修省，以節省為蘇民困，乃其大者。朝鮮仇殺毛憐即、卜兒哈父子，命公往，公以陳譽代，重兵感悅而罷。成化初，當道嫉公，出為知府。

文敏公姚夔，善應變，濟務可屬大事。初為給事中，議朝政侃侃。成化初，居大宗伯，連上封事，決擇犬儀節，及詳慈懿異葬，尤詞嚴義正。後轉吏部，厘正銓法，有撓之者卒不聽。時彗見，四方災，亦連疏歸本入，士人壯之。

黃孔昭，太平人。力學有守，志趣卓然。成化中，在文選十有五年，汲汲以人才為念，始終一節，有貴勢干請堅卻之。謝方石稱其見其喜，則知賢者之得進，見其憂，則知小人之不得退，信知言也。鄉人有仕其地者，饋以尺帛亦不受，終身儉素，不妄交遊，官至侍郎。

參政陸容，昆山人。成化中，為兵部郎，時邊報旁午，封事日上，凡虜情虛實，地理險易，兵力分合，皆犁然中其肯綮。事下三邊，每驚服進用將臣，如呂佐、王欽、梁宏，皆大得人。及世襲韋瑛，雖出睿意，亦執不可，士論壯之。後參浙藩政亦整整。公自少有志經濟，典禮兵刑，水利漕運，罔不究。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，識者以為百不一失也。

毛吉，餘姚人。尚氣義，不少屈。筮仕刑曹，嚴明廉鯁，訊鞫多立驗，權貴無敢為撓，時朝官咸避焉。門達君獨與舉鞭，揖會失朝，當撻幾死。成化初，升憲廣東，巡惠潮，摧強黜墨，殄海寇，擒程鄉寶龍峒巨盜，及敗河源，清遠二巢，俘獲無算，移擊雷、廉、高，諸蠻以漸平。尋追新會，賊至陽江雲岫山，奮前力屈受害。

朱驥，大興人，久官錦衣。憲廟時握衛章，十四年雖柄陟崇要，一務長厚，不少逞。於糾緝有涉詿誤者，輒縱舍。歲饑，民以攘奪被收捕，自斗粟以上，法皆死。公矜之，奏從末減。時重妖言，禁邏卒多鉤致，徼功有真惠，為妖書株連，百輩坐死，公奏遞減戍邊，故錦衣用巨梃勵威，公獨易之。

群公者惕警之遺，自幼而老，砥礪之風自子而孫，渾厚英發之氣自家而國，而天下刷翎鼓翮，尚延昔日之所及。如人身病苦於藥石，而豢梁肉反克，然氣腴矣。

大學士丘濬，諡文莊，瓊州人。博極群書，而欲為適用之學，乃援筆以富著述。如學的《世史正綱》、《大學衍義補》、《家禮儀節》，搜羅古今，斟酌可行，總數十萬言，可以廣益聰明，而權衡百度。天下人誦其文，家有其書。晚際孝皇，召登內閣，凡人才進退，政事舉廢，惟祖宗舊典是循。其為文，務渾厚深，黜徼名詭行，亦以寬大啟沃上心。

何喬新，南城人。性嚴介，耽墳史，廣購書讀之，每上下數千年事，論辨異同，前哲不執，沿成議，富於著述。自誓不營私，不阿權貴，不以愛憎為賞罰。歷官尚書，其經猷注措，皆翊正國是，粉飾太平之具。平生文學氣節，而聲色澹然。諡文肅。其節惠雖克當其情，實出異數耳。

禮部尚書倪嶽，諡文毅，上元人。生而瑰岸，穎秀異人，潛心經史世務，煞亦考諳，凡民政、財計、邊情，罔不留意。弘治中，每大廷集議，公慨然高論，多所裁定。

尚書林瀚，閩縣人，諡文肅。剛方廉介，臨事公平。弘治中為祭酒，待諸生嚴而有恩，其規條不為勢家子，及請托所移，故胄監有羨費，入堂正，公悉貯之。官購置諸署廨，公尋參留務，凡有經國重務，輒上疏極論，皆剴切無忌避。正德初，忤逆瑾，左遷藩參，復黜罷。瑾敗，召還舊官。

謝鐸，黃岩人。氣屹屹嗜義如渴，見不善若將浼然。清修勇退，恥絕功利，不為時局所惑。弘治中，為祭酒，持以身教，復嚴約束，明出納，廣建置，上疏正文廟祀典，及申明補敝舉墜，凡所建白，皆師古義，不徇俗見，一時士大夫所推重。官至侍郎，諡文肅。

蔡清，晉江人。飭躬砥行，不入俗浮靡。其學以《六經》為正宗，《四書》為嫡傳，宋四儒為真派，生平精力盡於此摩擬闡解，一時學者所宗，曰虛齋說也。正德間，為江西提學，忤寧藩，欲傾之，遂致仕。

程敏政，休寧人。風神清茂，博學攻文辭，力模精究，欲溯伊洛宗旨，誠本朝操觚巨匠。嘗定祧廟禮議，立奉先殿訂文廟從祀，及集文衡為道一編，咸鑿鑿服人。公坦直不自賢貴，升其堂者叩之無際，孝皇甚器眷之。後言官誤以中公，公防世之疏，亦不咎人也。

楊廉，豐城人。好學攻文辭，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，凡禮樂兵刑之說，及計賦數，算雜藝稗談，各取而玩之。尋復歸，其遊騎低昂百氏，而權衡程朱，公厭俗狀，於功利不

嗡嗡向前。以庶吉士歷官宗伯，嘉樂退休之心，老而彌切。謚文恪。

跡諸君子之志，不屑目前俗吏規規事，為使能大畢其志，迪知忱恂，則治安之福又何可量耶？

大學士徐溥，宜興人。當弘治盛時，入掌機務，因事從容，調劑甘苦，溫容柔裕，使人能各盡其才。蓋其心能不倦不矜，坐弭讒怨，而消爭侈，培養國家元氣。然救知州劉遜之逮獄，卻應製三清樂章，又凜然不可犯者。時李文正亞公職，而所上章奏皆出其手，則公能用才可知矣。謚文穆。

李東陽大學士，茶陵人，謚文正。文學雄傑一時，入內閣。在弘治中，議罷訊安南，止燒煉齋醮，救劉遜逮係，及屢上封事，復平台奏事，禁李廣乞祠額寺僧入大內。在正德初，論怠政，救安奎張或楊一清，論為君難，及指失政數事，論邊軍入衛不便救，逮問匿名書，章翰炳然，於公多之。時海內治平，人思藻麗，公當國，各以文翰淬礪，以競穎物。於是王九思、王鏊、夏餘、羅玘，喬宇、邊貢、邵寶、熊桂、殷雲霄、徐禎卿、顧璘、李夢陽、何景明輩，群然起矣。

劉健，洛陽人，弘治二年入內閣，正德三年罷。正色立朝，以老成率僚下。凡諸僚下謁私第者，不與交一言。及入朝，事關大義，累數千言不乏。弘治末年，諫怠政，設醮武當諫。建塔朝陽門外，諫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，法言盈庭，咸被采納。正德初，公感受先朝顧命，盡言無諱。瑾瑏用事，焦芳私媚之，以公同鄉不附己，遂力攻之罷。

吳寬，長洲人。行履端潔，識趣高邁。居官務簡慎，不欲涉。據要津，雖優召屢留，而引退不置。不為慷慨激烈之行，而能以正自持，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，言詞雅淳，文翰精妙。嘗上疏勸東宮出講，及議葬祀慈懿禮，侃侃便殿之對，其事才益不乏也。官至禮書，謚文定。

馬文升，鈞州人。性檢介，以身殉國，艱險不避，敷文飭武，名聞夷夏，退然若不敢自勝。當出總機務，生擒達滿四，殲李胡子、火蠍兒、王彪，追斬北虜，平章鐵烈孫，三靖邊犯，興復哈密國，處置貴苗，建夷火篩，會忤陳鉞、汪直，構公戍重慶，公屹然不為動，晚際孝皇，柄銓府倚毗甚隆。溢端肅。

耿裕，盧氏人。初授諫垣，遷禁林，長國學，擢宗伯，任太宰，坦夷無物，羽儀多士，

不設愛憎，惟理是若，而民用具瞻足，為老成之器。公於弘治盛時，宜無所見，天下以心服其德義，曾不待聲色讒言也。

劉大夏，華容人，謚忠宣。明識治體，忠誠廉潔，自兵部郎至尚書，平生不以勢位自居，於功名富貴，子孫福澤，泊如也。當出而靖難者三，行邊者二，治水者一，所至有成績，孝皇眷注。於本兵外，凡國有大政大疑，毋召公至內殿面議，或令隨御史中官進聞，久則令中官持護以出。嘗令公密進揭帖，公對以恐開斜封墨敕之弊不敢從。公在本兵，臨事有明。正德初，忤逆瑾，構戍肅州。

戴珊，浮梁人，謚恭簡。德氣和粹，中耿耿不苟合，而洞達無城府。自御史至掌院章，奉職惟謹，不為少撓借，而意常近厚祿。仕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貲。公屢靖寇，輒殲渠魁，其釋活甚多，鄖陽豪右，窟流聚令，刻日為首，練土卒，能自製管陣法。孝皇每宣，面問移晷，公從容啟對，多所裨益。

張敷華，安福人，謚簡肅。果介不隨，風采凝重，辨義利若黑白。事有不可，不為遷就，不以進退得失動其心。初歷藩撫，賑饑弭寇，處鹽課以濟民歉。後督漕，黜貪整務。及掌院章，請嚴天下貪酷之禁，留神轂運，寵臣有坐法不少貸，時咸畏之。正德改元，令致仕，蓋不諧於時也。

韓文，洪洞人，謚忠定。風骨玉屹，奮厲充養，夙夜黽黽，以忠愛為主。向初在科，劾都御史王越釁邊，逮訊幾死。後為戶書，剗積弊，均會汁。時宣大聲息，又值國恤大婚，供費不貲，公悉心經畫，緩急以濟。公劾太監苗達，征費無功，追究羽流妖術，抑戚畹，中恣奪，正窩占引鹽，沮乞討織造。逆瑾熾毒，公首抗章死論，得黜罷，復捏旨逮獄，罰米三千石。

許進，零寶人，謚襄毅，偉器度，湧風論嚴法，抑情不貸權貴。初授御史，遷副使，皆有聲。及巡撫大同，嚴為飭憊。武邑王聰沐不律，奏置於法，又奏太監石岩，為岩所構，降知府。尋虜犯西陲，起公巡撫甘肅，乃調赤斤、罕東諸夷為聲援，督大軍冒雪夜進，遂興復哈密，累轉吏部尚書。忤逆瑾罷黜，復構公，幾至不測。

儲罐，海陵人。端默凝重，雅操不群，而長才傑出，尤足以濟事，為考功大巡撫、戶侍，聽歷職咸克舉之。遭逆瑾不為屈，精藝翰且好文，世有才滯於用，無遠近，務拔引焉。

謝遷，餘姚人。貞毅天賦，豁豁不設鍵械，然淵衷寸尺，劑發如響。以狀元陟樞要，率履始終，不為越進，不隱賢，亦無矯拂於時，未嘗以世升降自為低昂。謚文正。

陳恪，歸安人。狷澹元素劼毖，邛首如礙。然令縣視民如子，為方伯家食，會歲歉饘粥不能繼，薦者謂其冰清玉潔雲，官至大理卿。

英、景震嚴，梁棟森列，不有其後，幾其替矣。而憲孝相承仁厚賢明之治，又能灌洽而培植之，幾四十年。豐芑流長，阿菁道茂，萃發於一時。是以碩才輩出，文明化光，猗歟盛矣。當是時海內晏安，含哺鼓腹，鬱鬱乎太平氣象，不知帝力之何有？究厥所自，其誰以為遺也？獨念諸君子保泰之功，能備九三之德，悉艱貞之義乎？夫後以裁成，輔相以左右，民陂平復往，不可不畏耳。

彭澤，蘭州人。肮髒山立，競風致，劇操切，官箴以廉，以持且疏，闓能任人，遇事無所避。所至文武著聲大者，荊襄奏俘，及執議哈密。官至兵部尚書。

王雲鳳，和順人。廉靖剛方，言動不苟，處私室如在公門，暇則以史冊為師，當事無忌避，與人交侃侃正誼，有壁立千仞之意。初釋褐，觀政禮部，知同榜蔡清學傾，執第子禮，常處部小署中，朗聲誦讀不撤。未授職，輒疏論國奸，後為都御史，俯尊延訪，務為民造福，視官如傳舍。

員外郎葉釗，豐城人。剛敏守法，務以正自持，居刑曹廷無留獄，有事干貴戚，如法不少貸，遇廟堂大事輒直言。弘治甲子，南畿災，上荒政四事。乙丑，應詔陳八事。正德初，疏請釋給事中牧相徐蕃、戴銑等六人，以來忠直起用劉大夏以收人望，皆切中。其因事陳言，如大理寺止應參駁，不當用刑訊。刑部、大理堂官序坐，宜照品級，寺丞不當居侍郎之上，得俞旨為例，人服其職。

楊繼宗，陽城人。好善惡惡，惡自性成，人多憚其方嚴。至忠孝大節，議論風采，人皆信而欽之。為嘉興守，以隻篋孤臧赴任，勸廉厲政，民多受其澤。尋長浙憲，振肅綱紀。初藩臬諸司，民苦供辦，鎮守中官日費，既給萬錢。公一切罷之。歸囊惟律書數卷而已。後巡撫順天，奪還宦戚占民莊田，權貴斂跡。成化乙巳，以上疏左遷。弘治初，復原官。

董傑，涇縣人。具器瑰瑋，議論謇諤，不能屈以非分氣，行行危直。自州郡起歷都台，志切民瘼，激楊承宣，終始不怠。凡京輔青、齊、湖、湘、河、洛之間，所至懷公之德。

正德初，江右賊砦熾掠，公為平之。

丁璣，丹徒人。飭躬勵行，持護名檢，企志古人之學，日以經籍摩擬，而患未得所師。初為御史，上疏諫用萬妃，憲皇怒逮係，命擊齒落，公毅然不為動。後擢憲副，提廣東學政，死於溺。家業蕭然，曾未嘗入念。

林俊，莆田人。性簡檢，居官廉約，至棣金公稟托以謝之。厭末俗，侈泰欲，以身為表率。自筮仕迄歸田，進退無瑕釁可議。妖僧繼曉，挾近幸梁方以左道進，公極論之。巡視江西，先事發庶人奸。後尚刑書，執法不苛。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，不慊申憲，遂致仕。

王鴻漸，南陽人。崇實黜浮，誠信與物，讀書以窮理致用為的。雖一字異同，必審其義之所安。善觀史，務審得失，辨邪正，尤明習國典。祖宗用人行政，及前輩立朝，行已之詳，皆能一一言之。官至尚書，謚文莊。

張芝，歙縣人。讀書慕古人之學，意氣炯炯。弘治中，授評事，嘗歎曰：「一職所效有限，言而見聽，所及者廣禍福非所計也。」因屢疏上陳，無慮數萬餘言，皆見施行。正德初，論時政缺失，欲正體統，以收威福，以保祖業，言俱剴切。通政司以犯權幸，不敢進。尋擢憲副，風采凜然，格奸正法，悉有成績。及督學政，懇懇導人自力。

陳壯，京衛人。弘治中為御史，鯁介特立，雖溷雜都會，而性氣山林，不能與物湛浮。遇節義廉潔，士即傾心向慕，其嫉惡若將浼乎？其身家窶，素取與一，無所苟。弘治中，任南台，力操風紀。及轉佐憲臬，悉心綜治，持法惟謹，尋致仕。

李應禎，長洲人。介約寡諧合，領鄉薦，入太學，有中貴欲致為塾師，固拒之。為中書，恥伍同官，乞改教職。嘗以例寫佛經，上言不當尊奉異教，言甚訐直。雅好古，博學，喜面折人過。卒之日無為斂，友人營其葬事。

憲孝建極，國運壯氣，興賢毓才，上述諸君子昌渾厚之流者也。茲述諸君子，昌英發之流者也。明篤既深，化行亦顯，而盛襄倚伏之機，固已兆於此乎？

又曰：能養而不能用人才，亦無所見。大壑縱巨魚，群公之幸於遇乎？

陽明王先生守仁，餘姚人。自少負奇氣，不欲為俗學所困，乃遍求百家二氏，有所得輒察，其敝輒逃之，他求如是者數過，乃獨得不傳之緒。輒喟然歎曰：「致良知，平生三字符，不可易也。」於是風動海內，英才就學者輕千里而至。先生奮然崛起，挺一齊於眾楚之咻，聽其言彥髦心醉，雖負氣執己見者，亦自致疑。官至尚書，以功封新建伯，勳名日盛，易攵歷政繁，而時不廢講，人以為真能致良知無疑也。

此學纏綿至陽明夫子，然後大明。樞後時惜不得登其門，蓋嘗追附致良知之說，以為千古血脈流行化生之機，寂情感，滌慮見，而開聰明，無古今賢愚所共具，何其易也？而昧之棄之，假借影響，卒弊於梏心師心，又何其難也？不實體而靜研之，豈願學之誠乎？樞竊以良知為夫子色相，以省提為夫子謦欬，以討真心為夫子刺贊，而愧於譾鈍。茫茫太虛，孤懸一掬，其誰幸以助予，而志同君子，咸定於自審，天下斯文之幸也。

楊一清，丹徒人。博學有用才，久官陝西，督茶馬，條上五事，監苑胥庇，修復靖虜諸城、莊浪諸隘、花馬池諸要害，罔弗振耀。虜大寇固原，公單騎馳瓦亭驛，預設伏寇，聞霄遁，復條上軍務。及興復河套事宜，忤劉瑾逮獄，尋復用。會張永征安化，公授計發瑾惡，復入內閣。朝廷有大疑，公片言以定。公援拔士類，體局宏肆，卒以是受訾云。

楊廷和，新都人。久入閣，漫無所建白，人易之。武皇南巡，天下洶洶，幸臣竊國柄，有狂生上書數其過，公延禮生，泣下曰：「久當不負良意。」已而武皇崩於豹房，安危俄頃，禁從兵悉屬江彬，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太后，請旨誅彬。先傳令散軍士，各就賞所，彬覺顧，瞻無人，遂就擒。乃定遣迎今上禮，下詔紀元，厘正國條，裁革傳乞升及濫役，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。

孫燧，餘姚人。樸謹不外飾，然性明澈，臨事縝詳。自刑曹敕讞刑獄，會瑾橫嫉公，連坐贖罰。正德末年，江西宸濠蓄密謀已漸彰，當事者擇公巡撫其地。及謀惡大著，公屢疏罪狀以聞，俱為中道遮匿，弗能達。乃與御史範輅、參議陳洪謨、副使許逵協謀，峙糧飭旅，布守要害。未幾，宸濠起兵謀反，公不屈死之。謚忠烈。

許逵，固始人。初為樂陵令，以靖寇功升僉事，尋轉江西副使。時寧藩起叛，兵縛巡撫孫忠烈將殺之，一時官屬駭愕不敢言，獨公反覆辯論，且厲聲大罵，慷慨激烈，並命縛斬於惠民門外。刑時，公顧孫忠烈云：「早不聽我言，當至此。」公蓋嘗有先發後聞之計，為忠烈所阻。

吳廷舉，蒼梧人。耿概雄傑，百戰不回，從學於陳白沙。為縣令，以忤上官，構誣編管，起為府同知，轉兵備，忤鎮守潘、牛，被於逆瑾，矯旨枷號錦衣衛門月餘，幾死。復編管，又起江西太參，姚源洞亂，被執入賊巢，欲加害，公挺然不少動色，且諭以順逆之道，賊感化，禮公甚厚，歷升尚書，士類傾服。

胡世寧，仁和人。偉器局，雄視百夫，而才略足以副之。初仕江西，忤濠，為其所構，坐發戍，復起歷巡撫。所至有勞績，禮圍孔棘，公亦預當一面。然獨惟公疏論議和平，雍雍鳴鑾無詭，遇獲禽之意。公外矯矯，而內縷縷，揮霍詳明，淵乎莫得涯涘之也。

黃鞏武選郎，莆田人。沉敏好學，志於殉國。當武皇欲南巡，奮疏六事，留之甚剴切，語刺幸臣江彬。時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，願同署名以進，彬矯詔廷跪二臣，五日杖百餘，除名，陸竟斃杖下，君幸得蘇。以詩遺其弟曰：「不用汝謀方至此，須知我道固當然。」蓋無所悔之也。

徐文華，嘉州人。莊聳偉然，克充諫，任人不敢撓以私。忤逆瑾，坐戍。尋起歷官大理丞，凡朝廷大議會，公職雖末列，見群長模糊不敢發，輒抗聲剖析，眾亦愕然唯唯，後以大獄罷。

王廷相，儀封人。氣穎亢不能撓，居諫台敢言，謫縣丞，益自勵。讚理留都職，舉弊絕後，久綰院章，風表百司，壇抑奔競。有要地眾越禮趨之，獨不往。志好文，廣集百家言，苦恁探究述雅，述以見向。晚尚玄術，群小所慍者以是點之。

梁材，上元人。檢滌自飭，恐恐惟時套所浼。為縣令，著勤民隱，節費恤徭，任臬長，慎察屬，省諸僚，治狀會大朝一一犁對，以為黜陟，有不協者力諍之，時謂天服輿論，他時未有也。後尚書計部，值大工，及邊務倥傯，公黽勉籌會以給之。太倉老庫銀四百萬，執不敢動，其守法類此。

石[A11L]，槁城人。澹約性成，躬躬自戢，位躋台鼎，供具如寒素士。正德末造，侈局肇開，公不逐時好，然亦不迥世異幟。嘉靖初入閣，嚴誡閽從，不濫交。與謁者以帕為儀，受則還贄。致政歸，行李及奩配不滿一輿。

汪俊，弋陽人。敏而敦文，而能履克敘倫誼，質心善世雅，不與俗詭。儔官大宗伯，會議考典，力諍之，雖其明之未詣，蓋不自輕於同也。

穆孔暉，外樸內辨精，肄舉子業，每因文得悟。陽明先生主試山東，以篇句「時有發明」拔第一。後為學士，不依違時，徑雖非涉世利器，其坐鎮相觀雅俗之，不可無也。

邵銳，仁和人。顧名檢，篤孝義，澹約素持，退然若不勝衣。科掇春元，而自視為不文，位躋卿長，而家如寒士。為提學以敦行風，士忠信之，稱鄉評，朝議同之。

鄭善夫，侯官人。性疏闓無留伏，為禮部郎，曠志辭，熒博學，為古文尤長於詩，義不詭於風，人浩焉仰頫，縱遊名山川，其意嘸嘸如也。正德末，以養病終其身。

程啟充，穎發有雋才，銳情許國，通諳典章，為明御史，敢言執憲，諸寮長倚以為重。一眚大獄，戍廣右。

吳昂，海鹽人。廉靖清約，隨所宦歷，悉著善政，民至涕泣扳送之。及歸老，誦讀不廢，如書生然。

孫一元，不知何許人，浪跡江湖，豐概軒逸，眇等富貴，詩善風格，為名家然。實假諮詩，洞究典章，可以致用。凡履迪悉不苟，動發矩度，眾稱隱君子云。

楊最，生平廓落，無所容，慕古不弄，與人不設樊圃，每任真獨了，為有司，隨在有惠政，官至太僕卿。當嚴慎之地，亦率意，以其素施之，乃獲罪。

徐問，武進人。準操檠，約述古，以為法程。復淩躐文壇，博探事奧，宦歷躋上，卿隨詣著勤，推賢士屬。

毛憲，武進人。質旨勵飭，修夾勉敬，義篤於宗，姻戚故人以是多孚服。居諫垣，參劾剴激。

金洲，嘉定人，質凝龐樸，趣專著已。謂道關倫修，則於所厚厚之。謂學首言行，則有物有恒。謂政在愛民，則運心惠，鮮由食息，致嚴必斂，有繩律令，邑民深德之。

正德諸奸之夥也，八黨蛇蠍，義子鬼域，四家兵豺虎域中，以為擾攘。而國是尚具，清議不襄，其宦官蜂使武臣狐假文士，狼跋天下以為消耗，而計費有常，名檢自立。是以

修身之士，皆得各從所欲，而習氣依然憲孝之遺也。濟濟傑碩曾何少耶？所慮以講學為諱，不能發明，飭蠱之實，申後甲而意承考，安能保其往之不見吝乎？

羅欽順，泰和人。莊篤由衷，動執型榘，不能撓以非，因自號整庵，人固信其為整也。凡出處取與，必欲印，有成憲嘗曰：人立身居業，必先打破義利關，否則擾擾直到底。其教人每以是致嚴。官至尚書，甘茹清素，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。

桂華，安仁人。嚴毅天成，步趍矩度，而充養成見，動自有執。由身而家，日有定課，尤以厚風俗，表鄉閭為務，世道王猷，偲偲屬其圖，盡止一舉。

何孟春，郴州人。述古績文，厲克自持，欲以行其所知，雖於世有所睽抵，不為毀。方考掇故實，多著撰，將執此以往，官至侍郎。

許誥，靈寶人，究心玄微，求明性命之說，乃浮涉經傳，嚌掇雋膄，直欲與古人定同異之案，其得悟莫得而知，要亦注情者歟？

崔銑，彰德人。自少負奇器，賢探聖援，念念修滌，昂藏馭世，煞辨三志，去取不欲，自詭於俗。洽涉典訓，繕心旨。歸廣授徒，以師道自任。其肆為文辭，亦瑰瑋自發，不襲人。居翰苑以爭禮，罷職復起為尚書。謚文。

呂柟，高陵人。學以躬行為務，大意宗朱而時小異之。開誠與物，和氣襲人，無遠近，賢愚無敢慢。至義理所執，則鏗然競烈，置死生利害弗顧也。平居偉重，不妄言動，亦不泛比人。當禮圍甚急，公不仆幟坐貶，後起為侍郎。

魏校，昆山人。雅慕聖賢體用之學，乃肆力墳典，博求於仰觀俯察，經略民物事，鉅細證究，且曰：「當於斂處為舒。」復求之靜坐以澄其本。於是內外交養之意，日持矍矍，事必先有成法，儼然朝夕，守而弗渝。官歷提學、祭酒、太常卿，澹若寒士。

何瑭，懷慶人。篤遵古誼，雖世局變推，而公不受染。當逆瑾熾威，群寮入見，有跪禮，公獨挺乎自立，瑾大恚，然止奪公官。後起督浙學，尋致仕。張內閣當國，甚器重之，舉翊聖治，期大用之。始入京胥。晤輒面數張十三愆，眾焉諤然。官至禮部侍郎。

王思編修，泰和人。端謹不放，孝友忠義。正德甲戌，抗疏勸武宗，抑情懲欲，還蹕以

防外患，謫驛丞，凡九年。四方從遊者眾，正心誠意之學，多所闡明。今上即位，復舊銜。後以爭禮，詞劇峻，斃於杖下。

張邦奇，鄞縣人。秉毅才鉤，稽百家言，欲盡物業散殊而溥運之，乃步趨前懿。嘗夙興參空，默省執事，敬一語，仕陟尚書。謚文定。

功化積而治運昌，則人文蔚勃，而正學漸明。內修切而講見叢，則真意流行，而夾儆交力。當良知學侶，茲諸公適際並起，道誼辨雄，籲咈情契，雖非直打合同，而揚闡迪知真脈，已畢驗菁莪之遺矣。顧不盛乎？

良知之講，布四方之知，而應之者能輒棄其沉痼，如云龍風虎，其勢蹴焉。以起有不可以枚舉，其若肖而速穎，迄於今不鮮儔，雖淺深漸頓，生熟弗齊，要能決向背之機矣。炳炳在生，例未即述，惟既定蓋棺，爰為舉之。有王良，泰州人，超悟於漁鹽之中，能衍說善徒，擔荷甚力。有薛侃，揭陽人。冒眾疑而信之，卒大有所就，以廣其傳。有董澐，海鹽人，老而從吾所好。有周衝，瞶廢力於自得。有楊□、楊□、鄭□，潮陽人。徐愛，餘姚人。竭其才，以夕死為志。有朱節，山陰人，能運於展采為名。御史有王道，武城人，雅重能為國師。有馬明衡，莆田人。秉直甘於辭榮。有應良，仙居人。應典，永康人，堅持不失於顯晦之間。有冀元亨，武陵人，忘軀以從義。有蕭璆，辰州人，英爽不懈其趨。有蔡宗兗，會稽人，毅確不詭於俗。有李中，吉水人。金克厚，仙居人。以質直得之。有舒芬，進賢人，登殿元，務著已貴富，不膺於中。

極乎哉！良知之學也。不費辭而道備，乾知太始之知也，此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乾以易知知之上，不容登耗，毫末故然，補之以人力，則非易。天命之謂性，言是物也。錢友德洪嘗曰：充塞天地間，隻有此知。天隻此知之虛明，地隻此知之凝聚，鬼神隻此知之靈妙，日月隻此知之往來，人與萬物隻此知之合散，而人則此知之精粹也。此知運行，萬古有定體，故曰：太極原無聲臭可即。故又曰：以直養而無害，則通晝夜，被四表，徹古今。無有乎？窮際究極其微，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極乎哉，其良知之學也。養而無害，其知易之難者乎？夫慕學而不得其所，為學過信，良知之易然耳。以後世之欲、之質、之習、之功，欲易良知以為過，信乃學之所為病也。是以梏心、師心，能無懼而圖之可乎？若夫於何而養，於何而無害，則有良知在諸君子云。歿其所至，不得深考，慎而致之，是在未死。

馬永，通州人。參將讀書，負忠義，身當鋒鏑，而左右毛錐，志負驍悍，而出入矩矱。

文學士咸敬重，樂與之遊，而公亦自任。初鎮延綏，後鎮遼東，恤養戎伍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所至感若父母，而防禦飭嚴，猷略沉密，雖不能大值顯就，而多無失事。

本朝武臣，至是一大變，而人欲務文矣。究厥所原，國初以將對敵，舉動自由，以漸而製於群璫之出鎮，乃設巡撫以製群璫。又以漸而製於巡撫之總督，重臣握兵權，藉巡按以為糾察。又以漸而製於巡按之翻異，隨在掣肘，不得不文，以為自禦之計。且文臣輕辱鄙陵，動以不識字為誚。及其薦剡則右文而後武，又不得不文以為自立之途。於是天下靡然從之，莫知其自為武矣，此豈安不忘危之道哉？而為之文學士者，反學射習孫吳之書，玩三式法。然則武士在天下，其終不能自泯，而文之過，於文亦可見矣。

席書，遂寧人。志宏敞好學，有沉慮，讀書恒自出已識，不襲剿成說。歷官巡撫，所至有治聲。適今上入繼大統，考孝宗，公奮然不平，具疏乞正之。大禮成，轉禮部尚書。時兩家聚訟，氣激黨成，公雖堅豎禮幟，要之不失和平，務存國體，不欲因此以傷國家元氣，以故黨似如仇，獨不甚恚公也。

張孚敬，原名璁，禦賜今名，永嘉人。少負學，久困場屋，性競直，不隨物，見事輒言之，不為忍隱。為進士觀政時，今上入正大統，以興獻王陵在藩府下禮部，會官議主祀稱號，公即上疏辨，今上乃繼統不繼嗣。時論交擊之，復著大禮，或問二十三條以上，舉朝若仇。大禮成，上倚眷特重，入內閣，上方勵精堯舜之治，夙夜夾圖，忠直自許，而苞苴不行，百執事肅然就職。

桂萼，安仁人。家學懋修，自少負奇志，動以古人為慕，常謂事必有法，必豫為理會，以儲經世之具。三任縣令，所至政善民安。會議繼統，禮群疏不伸，台閣布忿，天子方持終天之怏，公裒眾論以上，而謂強臣執國柄，欺天子幼衝，上奮乾綱。大禮立就，乃眷注。公歷擢冢宰，入內閣。公引拔賢才，溫裕識治體。

霍韜，南海人。性介特任真劇猒，流輩所為，而時欲矯之。自負經濟，談當世務亹，任兵部主事。會今上入正大統，考孝宗，乃三上禮官書，奮言不當，繼嗣說不能行，輒飄然掛冠養屙曰：「我何顏立無父之朝哉？」大禮成，起公歷升尚書，公怒人不移事，薦人不病其犯，又善惜才無忌心，其嫉惡獨至甚云。天子雖注眷，亦懲其狂，曾逮獄。

聖天子嘉靖中興，奮思降古之治，一時習與皆不當上心。而四三君子適以議禮顯，由是拔躋崇階，以慰帝佐，豈以酬功為惠哉？而一時建業呈勞，鋪宣睿德，剗剔宿弊，漸追

祖宗之舊，亦可謂蔚然盛無以加矣。而其銳前之志，當有勿恤有福之圖，寓今後無疆之貽，則全善矣。

監生石大用，蘇州人。正統甲子，處六館諸生間，恂恂謹飭，務強力植志。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，困首木於監門，三日不釋。時炎暑蒸鬱，病昏不能勝，石義激於衷，以隻名具疏，懇請自代，謁銀台則懼之以法。石曰：死生以義，何懼之有？疏入，蒙並釋之。在廷文武臣咸嘖嘖歎賞，求識其面。

趙同魯，長洲人。志氣高邁，自經子百家，言靡不涉獵，下筆滔滔莫能禦。身居田里，喜論當世事，見人之屈抑，與民間利病，及時政缺失，憤然若迫於身。有裘巡檢王御史誣民為軍盜，能奮力諭而遏之。遇歲青輒陳白，拯濟方切中。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，嘗論三吳水患，特起白茅港之議，越數十年後，果發工如其言。

韓愁，成都人，將家裔也，自號飛霞，不樂仕。自負悶悶，概人善詩文，沉機遠略，有不可詰其際者。知黃白之術，托談醫事，後改姓白，自謂能點化己姓。天無一，地無十，脫去其畔皮囊，故昔韓而今白矣。彭幸庵總製川廣陝軍務，剿撫流寇，計多出飛霞，功成而人不知。

世不乏志士，匹夫耿然，則隨所運用，三軍不可為奪，而況於務禮知文之士哉？天下有三志，而志富貴為民下，然能以富貴為志者幾何哉？世多垂涎染指而終貧賤，蓋特意興所發，不足以言志，甚哉志之為難立也。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。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，期王而王，期霸而霸，能得其天之所以生人，則知我之所以為志，又烏可不慎乎哉？

太監雲奇，南粵人。守西華門，邇胡惟庸第，刺知其逆謀，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，請太祖往觀。鑾輿西出，雲慮必與禍，急走衝蹕，勒馬銜言狀，氣方勃崒，舌駃不能達。太祖怒其犯，左右撾捶亂下，雲垂斃，左臂將折，猶奮指賊臣第。太祖乃悟，登城眺顧，見其壯士披甲，伏屏帷間數匝，亟返棕殿，罪人就擒，召奇則息絕矣。太祖追悼奇，錫贈葬，令有司春秋祀之，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。

太監阮安，交阯人。清苦介潔，善謀畫。太宗營建北京，及治塞陽村驛諸河，皆大著勞績，諸屬一受成算。

太監陳蕪，交址人，永樂五年入宮，至景泰時卒。歷事五朝，保抱皇子，四夷征討悉與

行，賜更名姓曰王瑾，寵賚為本朝中璫之冠。太宗賜範金圖書四，忠肝義膽一，金貂貴客一，忠誠自勵一，心跡雙清。

太監沐敬，建文宮中人。太宗北征，四十日不見寇。兵困糧竭，六卿勸回鑾，皆鎖項，敬復苦諫。太宗罵曰：「友蠻。」敬舉首曰：「不知，不知。」太宗怒命縛斬之，敬言猶不已。太宗悟曰：「使我家養人悉如此，何患不好？」遂釋之。

太監劉永誠，虎視屹屹，便習騎射，三扈太宗北征，奉宣宗使偵漢邸逆謀，三帥師討兀良哈，俘馘無算，捕執磁相妖人李宣、張普祥。英宗朝監鎮甘涼，耀兵境外，麾陣於沙漠，數取勝，擒其酋。景泰末召還，總督團營，南城之謀，預勤披甲，獨以滿盈索退，姓屬令辭職，遺榮杜謁，泊如素門。成化初，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。

太監興安，性廉守，不能干以私。當國家多難，景皇縱樂，中外恐恐安，雖短於才能，諮信二三，故老讚襄救正，盡其力之所可為。但廷議迎駕多沮之，蓋甚不得已者也。潛諭默挽，興之力居多。興好佛甚，遺命化沉香龕子粉，其骨作浮圖供，其不流染本習亦以此。

太監懷恩，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。弘治改元，召還司禮監，預聞朝政，孝宗信任之。恩首白內閣，萬安不愜人望，王恕以雄才淪落，宜黜安進恕。孝宗即罷安，召恕為吏部尚書。

王嶽、何文鼎，弘治末年賢宦。鼎力抵戚畹，張司禮，李榮希內旨杖之慘甚，迄死罵不絕口。嶽清介不伍俗。正德初，劉瑾等用事，出嶽居東廠，每維持士節，執法認真，諸要門各遣緝之。科道官走謁嶽門，嶽以正對，瑾因中傷嶽，駕言嶽授意九卿等官，令論列閹宦，且云請試之，諭嶽欲杖朝官，觀其解否。武宗如其試，嶽果長跪乞宥，武宗怒甚，謫戍李陵，行至臨清，賜死於舟中。

太監蕭敬，詳諳國典，持重老成，歷事數朝。正德中，諸奸疊肆，誣上行私。武宗每召之問，輒對非先朝故事，多所救正。嘉靖初，言官交中之，以罷司禮。

黃偉、呂憲、晏殊，嘉靖間太監。清苦雅重，屏徹華玩，動以書史自隨，恂恂然有儒者風。所鎮之地，軍民皆被其澤，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為榜，檠不敢就墨恣自壞。

孫裕，孝皇時舊璫，嘉靖間懷孝皇不考。及戚畹罹憲，泣控天子，頗逾激。天子欲明倫執法撻之，遂自縊廟中。

孔子曰：有教無類，以賢品人，則於我無黨。以德容物，則於人無比。每見縉紳道中璫多切齒，孰知有傑然者，架出吾輩上，為縉紳所不能為之事乎？故君子以虛應天下，能收群美以共歸。有極則治理猶反掌，若王、何，今長老尚能道其行事敬禮之。若黃、呂、晏，予親見其賢，當效法之不暇，而能自外之乎？昔劉東山者，孝宗幾誤加怒，而太監苗逵力救以解，遂成明良之遇。則若人者不惟不相仇，反以為容於吾輩，回視吾輩不為其所笑耶？

冷謙羽士，武陵人，能審音，太祖命為協律郎，考正樂器樂舞。凡宗廟中和韶樂，及朝廷大樂，以至迎膳等樂，琵琶箜篌等器，悉是正之。其韶樂大抵因王虔休《蔡氏新書》能究其辭意，而加以四清聲，音律尖高非昔比矣。官至禮部尚書。太祖問其八音之理，對曰：聞磬聲關係本朝，士臣廉節云。

袁忠徹，南昌人。風鑒術神驗，荷眷五朝，寵渥殊至，官至尚寶卿，未嘗藉恩以張於世。每因事納忠讜議，屢出如終大孝之情，而慎密機事，論養賢之實，而贍其取給。乞賜孔子玉軸之誥，歷言遣使取寶之非，議武職宜準終喪，諫服藥勿信方士，皆喋喋弗沮利害。

蔣用文，句容人。醇厚恭謹，知當世要務，以精醫，官太醫院使。每侍仁宗，隨事獻規，益亟請寡欲清心，以強聖治。問保和之要，則對在養正氣。問醫效何緩，則對善治者固本，急則恐傷其本。賜第則懇辭，乃僦居蕭寂寞晏如也。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空，海內見則推之，蓋儒而醫者。

彭德清，欽天監正，扈從英廟北征。時王振擅權，威焰震主，大臣咸俯首順命。初出師，金星犯亢，明日黑氣四塞。又越二日，火星犯土，彭厲聲斥振曰：「象緯示警，不可復前。苦有疏虞，誰執其咎？」振怒，詈之曰：「倘有此亦天命也。」尋被害。

五官監候楊源，豐城人。正德初，因劉瑾亂政，上言大角及心宿中星，動搖天機、天璿、天權，星不明宜絕出遊，嚴號令，辟內侍寵幸。又上言連日霾霧交作，為陰干陽，小人擅權叛上之象。瑾矯詔杖三十。又上言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，東西往來，宜思患預防。瑾大怒，復矯詔杖三十，發戍肅州，道卒於懷慶，妻斬蘆荻覆屍葬之。

曷為而藝成之為下也，言無大也。曷為而無恒之，不可巫醫也，言無實也。大小以人言，妄實以心言，舍其心以為人，豈惟巫醫隨所之而不可者也？而世之為藝者，舉無若數子，人信而稱之，則豈皆無其心者乎？曰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，舜與蹠之，分於此而已矣。曰：然則，其所照於事者非心其誰？曰：以妄而為照也。照則無大小，皆實心則無妄照，皆存數子之為心，與眾人同，而眾人不能如數子之能為用。或為利動，或為勢怵，或為氣昏，或為習怠，或為見移，而照者妄矣。此有恒之義，入德之門，聖功之本也。

鄭牢，廣西總戎府老隸。性耿直敢言，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，每醉後殺人，牢度非其罪，輒留以俟其醒，由是賴全活者，眾觀尤德之。繼帥山襄毅素廉正，下車輒延訪耆碩，可任以言者，人有以牢告進，質之曰：廉為官本。山曰：土夷之饋不納則疑，柰何？牢曰：不畏國法，畏蠻子耶？山笑而納。

楊塤，京衛餘丁卒。當袁彬忤門達，構誣重情，舉朝冤之，莫敢鳴。塤素不識彬，擊登聞鼓，懇疏暴達罪，並下衛獄。達姑緩塤，使誣連太學士李文達主使，塤佯諾之。及會鞫午門前，乃願伏無他，及人吐舌壯之。

或疑二夫之取也，何居？予曰：能舉斯心加諸，彼二夫長於天下。曰：一事長矣，不已淺乎？予曰：士君子廣知識，多思致，能技略，如太倉陳貯不能取一粒入口，而二夫者升斗之積，饑即入炊，以當七，二天多乎？士君子多乎？曰：然則不待學矣。予曰：抑非也。隻口之家，苟延升斗，富合四海，而無太倉以為百萬積貯，焉能國乎？曰：學之何如？予曰：有土斯有財，因吾之土，而入吾之財，未嘗取諸其外心吾土也。多識前言往行，心以蓄吾德也，曷有外乎？曰：然則典籍非所用也。予曰：抑非也，典籍吾培溉也，師友吾耒耜也，見聞吾同作也，事為吾歲候也。由是而日新之謂，盛德富有之謂，大業斯集也。凡若而人，有聖人之學，有君子之修，有善人之質，有有恒之心。斯四科者，不於文，不於行，皆自其心論之，非其心則弗取也。然取於見聞之所及，取於心思之所到，弗及弗到，其所缺者多矣。姑俟續焉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